



唐書  
十五



伊 8  
1795  
289



特  
1735  
239

房杜列傳第二十一

房杜列傳第二十一

唐書九十六

房玄齡字喬齊州臨淄人父彥謙仕隋歷司隸刺史玄齡幼警敏貫綜墳籍善屬文書兼草隸開皇中天下混壹皆謂隋祚方永玄齡密白父曰上無功德徒以周近親安誅殺攘神器有之不為子孫立長久計滑置嫡庶競侈僭相傾閱終當內相誅夷視今雖平其亾跬可須也彥謙驚曰無妄言年十八舉進士授羽騎尉校讎祕書省吏部侍郎高孝基名知人謂裴矩曰僕觀人多矣未有如此郎者當為國器但恨不見其聳壑昂霄云補隰城尉漢王諒反坐累徙上郡顧中原方亂慨然有憂天下志會父疾縣十旬不解衣及喪勺飲不入口五日太宗以燉煌公徇渭北杖策上謁軍門一見如舊署渭北道行軍記室參軍公為秦王即授府記室封臨淄侯征伐未嘗不從眾爭取怪珍玄齡獨收人物致幕府與諸將

新金圖書  
此係八明治  
月八年八  
卅山同八  
部君田一  
所購以贈



密相申結人人願盡死力王嘗曰漢光武得鄧禹門人益親今我有玄齡猶禹也居府出入十年軍符府檄或駐馬卽辦文約理盡初不著藁高祖曰若人機識是宜委任每爲吾兒陳事千里外猶對面語隱太子與王有隙王召玄齡與計對曰國難世有惟聖人克之大王功蓋天下非特人謀神且相之乃引杜如晦協判大計累進陝東道大行臺考功郎中文學館學士故太子忌二人者奇譖于帝皆斥逐還第太子將有變王召二人以方士服入夜計事事平王爲皇太子擢右庶子太子卽位爲中書令第功班賞與如晦長孫无忌尉遲敬德侯君集功第一進爵邢國公食邑千三百戶餘皆次叙封拜帝顧羣臣曰朕論公等功定封邑恐不能盡無有諱各爲朕言之淮安王神通曰義師起臣兵最先至今玄齡等以刀筆吏居第一臣所未喻帝曰叔父兵誠先至然未嘗躬行陣

勞故建德之南軍敗不振討黑闥反動望風輒奔今玄齡等有決勝帷幄定社稷功此蕭何所以先諸將也叔父以親宜無愛者顧不可緣私與功臣競先後爾初將軍丘師利等皆怙跋攘袂或指畫自陳說見神通愧屈乃曰陛下至不私其親吾屬可安訴邪進尚書左僕射監修國史更封魏帝曰公爲僕射當助朕廣耳目訪賢材比聞閱諜訟日數百豈暇求人哉乃敕細務屬左右丞大事關僕射帝嘗問創業守文孰難玄齡曰方時草昧羣雄競逐攻破乃降戰勝乃尅創業則難魏徵曰王者之興必乘衰亂覆昏暴殆天授人與者旣得天下則安于驕逸人欲靜徭役毒之世方敝衰刻窮之國繇此衰則守文爲難帝曰玄齡從我定天下冒百死遇一生見創業之難徵與我安天下良富貴則驕驕則怠怠則亾見守文之不爲易然創業之不易旣往矣守文之難方與公等慎之

會詔大臣世襲授宋州刺史徙國梁而羣臣讓世襲事故罷刺史遂爲梁國公未幾加太子少師始詣東宮皇太子欲拜之玄齡讓不敢謁乃止居宰相積十五年女爲王妃男尚主自以權寵隆極累表辭位詔不聽頃之進司空仍總朝政玄齡固辭帝遣使謂曰讓誠美德也然國家相眷賴久一日去良弼如亾左右手顧公筋力未衰毋多讓晉王爲皇太子改太子太傅知門下省事以母喪賜坐昭陵園起復其官會伐遼畱守京師詔曰公當蕭何之任朕無西顧憂矣凡糧械飛輪軍伍行畱悉裁總之玄齡數上書勸帝願毋輕敵久事外夷固辭太子太傅見聽晚節多病時帝幸玉華宮詔玄齡居守聽卧治事稍棘召許肩輿入殿帝視流涕玄齡亦感咽不自勝命尚醫臨候尚食供膳日奏起居狀少損卽喜見于色玄齡顧諸子曰今天下事無不得惟討高麗未止上含怒意決

羣臣莫敢諫吾而不言抱愧沒地矣遂上疏曰上古所不臣者陛下皆臣之所不制者陛下皆制之矣爲中國患無如突厥而大小可汗相次束手弛辮握刀分典禁衛延陀鐵勒披置州縣高昌吐渾偏師掃除惟高麗歷代逋命莫克窮討陛下責其弒逆身自將六軍征荒裔不旬日拔遼東虜獲數十萬殘衆孽君縮氣不敢息可謂功倍前世矣易曰知進退存亾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蓋進有退之義存有亾之機得有喪之理爲陛下惜者此也傳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陛下威名功烈旣云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邊夷醜種不足待以仁義責以常禮古者以禽魚畜之必絕其類恐獸窮則搏苟救其死且陛下每決死罪必三覆五奏進疏食停音樂以人命之重爲感動也今士無一罪驅之行陣之間委之鋒鏑之下使肝腦塗地老父孤子寡妻慈母望榭車抱枯骨摧心一

泣其所以變動陰陽害傷和氣實天下之痛也使高麗違失臣節  
誅之可也侵擾百姓滅之可也能爲後世患夷之可也今無是三  
者而坐敝中國爲舊王雪恥新羅報仇非所存小所損大乎臣願  
下沛然之詔許高麗自新焚陵波之船罷應募之衆卽臣死骨不  
朽帝得疏謂高陽公主曰是已危懼尚能憂吾國事乎疾甚帝命  
鑿苑垣以便候問親握手與決詔皇太子就省擢子遺愛右衛中  
郎將遺則朝散大夫令及見之薨年七十一贈太尉并州都督諡  
曰文昭給班劍羽葆鼓吹絹布二千段粟二千斛陪葬昭陵高宗  
詔配享太宗廟廷玄齡當國夙夜勤彊任公竭節不欲一物失所  
無媚忌聞人善若已有之明達吏治而緣飾以文雅議法處令務  
爲寬平不以已長望人取人不求備雖卑賤皆得盡所能或以事  
被讓必稽顙請罪畏惕視若無所容貞觀末年以譴還第黃門侍

堂

驛

郎褚遂良言於帝曰玄齡事君自無所負不可以一眚便示斥外  
非天子任大臣意帝悟遽召于家後避位不出久之會帝幸芙蓉  
園觀風俗玄齡敕子弟汎掃廷唐曰乘輿且臨幸有頃帝果幸其  
第因載玄齡還宮帝在翠微宮以司農卿李緯爲民部尚書會有  
自京師來者帝曰玄齡聞緯爲尚書謂何曰惟稱緯好鬚無它語  
帝遽改太子詹事帝討遼玄齡守京師有男子急變玄齡詰狀  
曰我乃告公玄齡駟遣追帝帝視奏已斬男子下詔責曰公何不  
自信其委任類如此治家有法度常恐諸子驕侈席勢凌人乃集  
古今家誡書爲屏風令各取一具曰畱意於此足以保躬矣漢袁  
氏累葉忠節吾心所向爾宜師之子遺直嗣  
次子遺愛誕率無學有武力尚高陽公主爲右衛將軍公主帝所  
愛故禮與它婿絕主驕蹇疾遺直任嫡遺直懼讓爵帝不許主稍

失愛意快快與浮屠辯機亂帝怒斬浮屠殺奴婢數十人主怨望帝崩哭不哀高宗時出遺直汴州刺史遺愛房州刺史主又誣遺直罪帝敕長孫无忌鞠治乃得主與遺愛反狀遺愛伏誅主賜死遺直以先勲免貶銅陵尉詔停配享

杜如晦字克明京兆杜陵人祖果有名周隋間如晦少英爽喜書以風流自命內負大節臨機輒斷隋大業中預吏部選侍郎高孝基異之曰君當爲棟梁用願保令德因補滏陽尉棄官去高祖平京師秦王引爲府兵曹參軍徙陝州總管府長史時府屬多外遷王患之房玄齡曰去者雖多不足吝如晦王佐才也大王若終守藩無所事必欲經營四方捨如晦無其功者王驚曰非公言我幾失之因表畱莫府從征伐常參帷幄機祕方多事裁處無畱僚屬共才之莫見所涯進陝東道大行臺司勳郎中封建平縣男兼文

學館學士天策府建爲中郎王爲皇太子授左庶子遷兵部尚書進封蔡國公食三千戶別食益州千三百戶俄檢校侍中攝吏部尚書總監東宮兵進位尚書右僕射仍領選與玄齡共筦朝政引士賢者下不肖咸得職當時浩然歸重監察御史陳師合上拔士論謂一人不可總數職陰劾諷如晦等帝曰玄齡如晦不以勲舊進特其才可與治天下者師合欲以此離間吾君臣邪斥嶺表久之以疾辭職詔給常俸就第醫候之使道相屬會病力詔皇太子就問帝親至其家撫之梗塞及未亂擢其子左千牛構兼尚舍奉御薨年四十六帝哭爲慟贈開府儀同三司及葬加司空諡曰成手詔虞世南勒文于碑使言君臣痛悼意它日食瓜美輟其半奠焉嘗賜玄齡黃銀帶曰如晦與公同輔朕今獨見公泫然泫淚曰世傳黃銀鬼神畏之更取金帶遣玄齡送其家後忽夢如晦若平

生明日爲玄齡言之，敕所御饌，往祭明年之祥，遣尚宮勞問妻子。國府官佐亦不之罷，恩禮無少衰。後詔功臣世襲，追贈密州刺史。徙國萊方爲相時，天下新定，臺閣制度，憲物容典，率二人討裁。每議事，帝所玄齡必曰：「非如晦莫籌之。」及如晦至，卒用玄齡策也。蓋如晦長於斷，而玄齡善謀，兩人深相知，故能同心濟謀，以佐佑帝。當世語良相，必曰房杜。云構位慈州刺史，次子荷，性暴詭，不循法。尚城陽公主官，至尚乘奉御，封襄陽郡公，承乾謀反，荷曰：「琅邪顏利仁善星數，言天有變，宜建大事。」陛下當爲太上皇，請稱疾，上必臨問，可以得志。及敗，坐誅，臨刑，意象軒鷲，構以累貶，死嶺表。如晦弟楚客，少尚奇節，與叔父淹皆沒於王世充。淹與如晦有隙，譖其兄殺之，并囚楚客，瀕死。世充平淹，當誅楚客，請于如晦，不許。楚客曰：「叔殘兄，今兄又棄叔，門內幾盡，豈不痛哉！」如晦感悟，請之。

高祖得釋，方建成難作，楚客遁舍嵩山。貞觀四年，召爲給事中。太宗曰：「君居山似之矣。」謂非宰相不起，渠然邪？夫走遠者自近，人不卹無官，患才不副，而兄與我異支一心者，爾當如兄事吾，而輔我。楚客頓首謝，因擢爲中郎將。每入直，盡夕不釋，仗帝知而勞之。進蒲州刺史，政有能名。徙瀛州，後爲魏王府長史，遷工部尚書，攝府事。以威肅聞，揣帝意薄，承乾乃爲王諧媚，用事。臣數言王聰睿可爲嗣人，或以聞，帝隱恚。及王貶爵，暴其罪，以如晦功免死，廢于家。終虔化令。

淹字執禮，材辯多聞，有美名。隋開皇中，與其友韋福嗣謀曰：「上好用隱民，蘇威以隱者召，得美官，乃共入太白山爲不仕者。」文帝惡之，謫戍江表，赦還。高孝基爲雍州司馬，薦授承奉郎，擢累御史中丞。王世充僭號，署少吏部，頗親近用事。洛陽平，不得調，欲往事隱。

太子時封倫領選以諗房玄齡玄齡恐失之白秦王引爲天策府  
兵曹參軍文學館學士嘗侍宴賦詩尤工賜銀鍾慶州總管楊文  
幹反辭連太子歸罪淹及王珪韋挺竝流越嶲王知其誣餉黃金  
三百兩及踐阼召爲御史大夫封安吉郡公食四百戶淹建言諸  
司文按稽期請以御史檢促太宗以問僕射封倫倫曰設官各以  
其事治御史劾不法而索按求疵是太苛且侵官淹嘿然帝曰何  
不申執對曰倫所引國大體臣伏其議又何言帝悅以資博練帝  
敕東宮儀典簿最悉聽淹裁訂俄檢校吏部尚書參豫朝政所薦  
羸四十人後皆知名嘗白郅懷道可用帝問狀淹曰懷道及隋時  
位吏部主事方煬帝幸江都羣臣迎阿獨懷道執不可帝曰卿時  
何云曰臣與衆帝折曰事君有犯無隱卿直懷道者何不讜言謝  
曰臣位下又顧諫不從徒死無益帝曰內以君不足諫尚何仕食

隋粟忘隋事忠乎因顧羣臣公等謂何王珪曰比干諫而死孔子  
稱仁泄冶諫亦死則曰民之多僻無自立辟祿重責深從古則然  
帝笑曰卿在隋不諫宜置世充親任胡不言對曰固嘗言不見用  
帝曰世充復諫飾非卿若何而免淹辭窮不得對帝勉曰今任卿  
已可有諫未答曰願死無隱貞觀二年疾帝爲臨問卒贈尚書右  
僕射諡曰襄始淹典二職貴重於朝矣而亾清白名獲譏當世子  
敬同襲爵官至鴻臚卿

如晦五世孫元穎貞元末及進士第又擢宏詞數從使府辟署稍  
以右補闕爲翰林學士敏文辭憲宗特所賞歎吳元濟平論書詔  
勤遷司勳員外郎知制誥穆宗以元穎多識朝章尤被寵拜中書  
舍人戶部侍郎爲學士承旨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建安縣  
男自帝卽位不閱歲至宰相搢紳駭異甫再朞出爲劔南西川節



度使同平章事。帝爲御安福門，臨餞敬宗，驕僻不君。元穎每欲中帝意，以固幸，乃巧索珍異獻之。踵相躡於道，百工造作無程，斂取苛重，至削軍食以助裒畜。又給與不時，戍人寒飢，乃仰足蠻徼，於是人人咨苦，反爲蠻內覘，戎備不修。大和三年，南詔乘虛襲戎，雋等州諸屯聞賊至，輒潰。戍者爲鄉導，遂入成都。已傳城，元穎尚不知，乃率左右嬰牙城以守。賊大掠焚郭，殘之，畱數日去。蜀之寶貨工巧子女盡矣。初，元穎計迫將挺身走，會救至，乃止。文宗遣使者臨撫，南詔上言：蜀人所我誅虐，師不能克，請陛下誅之。以謝蜀人。由是貶邵州刺史。議者不厭，斥爲循州司馬。官屬崔璜紇于泉，盧并悉奪秩分逐之。元穎死於貶所，年六十四。將終，表丐贈官，乞歸葬，詔贈湖州刺史。元穎與李德裕善，會昌初，德裕當國，因赦令復其官。弟元絳，終太子賓客。元絳子審權。

事

審權，字殷衡，第進士，辟浙西幕府，舉拔萃中，爲右拾遺。宣宗時，入翰林爲學士，累遷兵部侍郎、學士承旨。懿宗立，進同中書門下平章，再遷門下侍郎，出爲鎮海軍節度使。同平章事，龐勛亂，徐州審權與令狐綯、崔鉉連師犄角，饋粟相銜。王師賴濟，勛破，進檢校司空，入爲尚書左僕射，襄陽郡公。繼領河中，忠武節度使，卒，贈太子太師。諡曰德。審權清重寡言，性長厚，居翰林最久，終不漏禁近語。在方鎮，視事有常處，要非日入，未始就內寢，坐必斂衽，常若對大賓客。或晝日少息，則顧直將解簾，卽匆無人，自起徹鉤，手擁簾，徐下，乃退。與杜棕俱位將相，棕先進，故世謂審權爲小杜公。子讓能，字羣懿，擢進士第，從宣武王鐸府，爲推官。以長安尉爲集賢校理，喪母以孝聞。又辟劉鄴、牛蔚二府，稍進兵部員外郎。蕭遘領度支，引判度支按僖宗狩蜀，奔謁行在三遷中書舍人，召爲翰

林學士方關東兵興調發綏徠書詔叢浩讓能思精敏凡號令行下處事值機無所遺算帝倚重之從還京師再遷兵部尚書封建平縣子李克用兵至帝夜出鳳翔蒼黃無知者讓能方直徒步從十餘里得遺馬褫紳爲勒乘之朱玫兵逼乘輿帝走寶雞獨讓能從翌日孔緯等乃至俄而進狩梁是時棧道爲山南石君涉所毀天子間關嶮澁讓能未嘗暫去側帝勞曰朕失道再違宗廟方艱難時卿不少捨朕蓋古所謂忠於所事邪讓能頓首曰臣世蒙國厚恩陛下不以臣不肖使扞牧圉臨難苟免臣之恥也帝次褒中擢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於時嗣襄王煜卽僞位彊藩大鎮附者已十八貢賦不輸行在無以備賞勞衛兵往往乏食君臣搏手無它策讓能建遣大使入河中以諭王重榮重榮果奉詔已而京師平進中書侍郎徙封襄陽郡公官吏多汙僞署有司皆欲

論死讓能以脅從不足深治固爭之多所全貸昭宗立進尚書左僕射晉國公賜鐵券累進太尉李茂貞守鳳翔自大順後兵寢疆恃有功不奉法朝廷弱弗能制會楊復恭走山南茂貞欲兼有梁漢請以師問罪未報而兵出帝忿其專然不得已從之山南平詔茂貞領興元武定而以徐彥若爲鳳翔節度使分果閬州隸武定軍茂貞怨不赴鎮上章語悖慢又詔書讓能詆責以爲助守亮爲亂抑忠臣奪已功其言醜肆京師匈懼日數千人守闕下候中尉西門重遂出請與茂貞鳳翔地爲百姓計答曰事出宰相我無預茂貞益怨帝怒詔讓能計議且趣調發經月不就第時宰相崔昭緯陰結茂貞及王行瑜讓能所言悉漏之茂貞乃以健兒數百雜市人候昭緯與鄭延昌歸第擁肩輿譟曰鳳翔無罪幸公不加討以震警都輦昭緯曰上委杜太尉吾等何知市人不識孰爲太尉

卽投瓦石妄擊昭緯等走而免遂喪其印帝愈怒捕首惡誅之京師爭避亂逃山谷間讓能諫帝曰茂貞固宜誅然大盜適去鳳翔國西門又陛下新卽位願少寬假以貞元故事姑息之不可使怨望帝曰今詔令不出城門國制撓弱賈生慟哭時也朕顧奄奄度日坐觀此邪卿爲我圖之朕自以兵屬諸王讓能曰陛下欲削滌僭嫚剛主威隆王室此中外大臣所宜共成之不宜專任臣帝曰卿元輔休戚與我均何所避泣曰臣位宰相所以未乞骸骨者思有以報陛下敢計身乎且陛下之心憲祖心也但時有所未便它日臣蒙晁錯之誅顧不足弭七國患然敢不奉詔景德二年以嗣覃王爲招討使神策將李鐔副之率師三萬送彥若赴鎮昭緯內畏有功密語茂貞曰上不喜兵一出太尉茂貞乃悉兵迎戰蓋屋覃王敗乘勝至三橋讓能曰臣固豫言之臣請歸死以紓難帝涕

下不能已曰與卿決矣再貶雷州司戶參軍茂貞尚駐兵請必殺之乃賜死年五十三弟彥林官御史中丞弘徽戶部侍郎皆及誅帝痛之後贈太師子光又次子曉不復仕曉入梁貴顯于世贊曰太宗以上聖之才取孤隋攘羣盜天下已平用玄齡如晦輔政興大亂之餘紀綱彫弛而能興仆植僵使號令典刑粲然罔不完雖數百年猶蒙其功可謂名宰相然求所以致之之蹟逮不可見何哉唐柳芳有言帝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而房杜讓其直英衛善兵而房杜濟以文持衆美效之君是後新進更用事玄齡身處要地不吝權善始以終此其成令名者諒其然乎如晦雖任事日淺觀玄齡許與及帝所親款則謨謀果有大過人者方君臣明良志叶議從相資以成固千載之遇蕭曹之勛不足進焉雖然宰相所以代天者也輔贊彌縫而藏諸用使斯人由而不

知非明哲曷臻是哉彼揚已取名瞭然使戶曉者蓋房杜之細邪

房杜列傳第二十一 終

西川宅圖  
氏圖

唐書九十六

魏徵列傳第二十二

西川宅圖  
氏圖

唐書九十七

魏徵字玄成魏州曲城人少孤落魄棄貨產不營有大志通貫書術隋亂詭爲道士武陽郡丞元寶藏舉兵應李密以徵典書檄密得寶藏書輒稱善既聞徵所爲促召之徵進十策說密不能用王世充攻洛口徵見長史鄭頊曰魏公雖驟勝而驍將銳士死傷略盡又府無見財戰勝不賞此二者不可以戰若浚池峭壘曠日持久賊糧盡且去我追擊之取勝之道也頊曰老儒常語耳徵不謝去後從密來京師久之未知名自請安輯山東乃擢祕書丞馳駟至黎陽時李勣尚爲密守徵與書曰始魏公起叛徒振臂大呼衆數十萬威之所被半天下然而一敗不振卒歸唐者固知天命有所歸也今君處必爭之地不早自圖則大事去矣勣得書遂定計歸而大發粟饋淮安王之軍會竇建德陷黎陽獲徵僞拜起居舍

人建德敗與裴矩走入關隱太子引爲洗馬徵見秦王功高陰勸太子早爲計太子敗王責謂曰爾鬪吾兄弟奈何答曰太子蚤從徵言不死今日之禍王器其直無恨意卽位拜諫議大夫封鉅鹿縣男當是時河北州縣素事隱巢者不自安往往曹伏思亂徵白太宗曰不示至公禍不可解帝曰爾行安喻河北道遇太子千牛李志安齊王護軍李思行傳送京師徵與其副謀曰屬有詔官府舊人普原之今復執送志安等誰不自疑者吾屬雖往人不信卽貸而後聞使還帝悅日益親或引至臥內訪天下事徵亦自以不世遇乃展盡底蘊無所隱凡二百餘奏無不剴切當帝心者由是拜尚書右丞兼諫議大夫左右有毀徵阿黨親戚者帝使溫彥博按訊非是彥博曰徵爲人臣不能著形迹遠嫌疑而被飛謗是宜責也帝謂彥博行讓徵徵見帝謝曰臣聞君臣同心是謂一體豈

有置至公事形迹若上下共由茲路邦之興喪未可知也帝矍然曰吾悟之矣徵頓首曰願陛下俾臣爲良臣毋俾臣爲忠臣帝曰忠良異乎曰良臣稷契咎陶也忠臣龍逢比干也良臣身荷美名君都顯號子孫傳承流祚無疆忠臣已嬰禍誅君陷昏惡喪國夷家祗取空名此其異也帝曰善因問爲君者何道而明何失而暗徵曰君所以明兼聽也所以暗偏信也堯舜氏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雖有共魴不能塞也靖言庸違不能惑也秦二世隱藏其身以信趙高天下潰叛而不得聞梁武帝信朱异侯景向關而不得聞隋煬帝信虞世基賊徧天下而不得聞故曰君能兼聽則姦人不得壅蔽而下情通矣鄭仁基息女美而才皇后建請爲充華典冊具或言許聘矣徵諫曰陛下處臺榭則欲民有棟宇食膏粱則欲民有飽適顧嬪御則欲民有室家今鄭已約昏陛下取之豈爲

人父母意帝痛自咎即詔停冊貞觀三年以祕書監參豫朝政高昌王麴文泰將入朝西域諸國欲因文泰悉遣使者奉獻帝詔文泰使人厭怛紇干迎之徵曰異時文泰入朝所過供擬不能具今又加諸國焉則瀕塞州縣以乏致罪者衆彼以商賈來則邊人爲之利若賓客之中國蕭然耗矣漢建武時西域請置都護送侍子光武不許不以蠻夷弊中國也帝曰善追止其詔於是帝卽位四年歲斷死二十九幾至刑措米斗三錢先是帝嘗嘆曰今大亂之後其難治乎徵曰大亂之易治譬飢人之易食也帝曰古不云善人爲邦百年然後勝殘去殺邪答曰此不爲聖哲論也聖哲之治其應如響晷月而可蓋不其難封德彝曰不然三代之後澆詭日滋秦任法律漢雜霸道皆欲治不能非能治不欲徵書生好虛論徒亂國家不可聽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以教行帝道而帝行王

道而王顧所行如何爾黃帝逐蚩尤七十戰而勝其亂因致無爲九黎害德顓頊征之巴克而治桀爲亂湯放之紂無道武王伐之湯武身及太平若人漸澆詭不復返朴今當爲鬼爲魅尚安得而化哉德彝不能對然心以爲不可帝納之不疑至是天下大治蠻夷君長襲衣冠帶刀宿衛東薄海南踰嶺戶闔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帝謂羣臣曰此徵勸我行仁義旣效矣惜不令封德彝見之俄檢校侍中進爵郡公帝幸九成宮宮御舍圍川宮下僕射李靖侍中王珪繼至吏改館宮御以舍靖珪帝聞怒曰威福由是等邪何輕我宮人詔并按之徵曰靖珪皆陛下腹心大臣宮人止後宮掃除隸耳方大臣出官吏諮朝廷法式歸來陛下問人間疾苦夫官舍固靖等見官吏之所吏不可不謁也至宮人則不然供饋之餘無所參承以此按吏且駭天下耳目帝悟寢不問後宴丹

霄樓酒中謂長孫无忌曰魏徵王珪事隱太子巢刺王時誠可惡我能棄怨用才無羞古人然徵每諫我不從我發言輒不卽應何哉徵曰臣以事有不可故諫若不從輒應恐遂行之帝曰第卽應須別陳論顧不得徵曰昔舜戒羣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若面從可方別陳論此乃後言非稷卨所以事堯舜也帝大笑曰人言徵舉動疏慢我但見其嫵媚耳徵再拜曰陛下導臣使言所以敢然若不受臣敢數批逆鱗哉七年爲侍中尚書省滯訟不決者詔徵平治徵不素習法但存大體處事以情人人悅服進左光祿大夫鄭國公多病辭職帝曰公獨不見金在鑛何足貴邪善冶鍛而爲器人乃寶之朕方自比於金以卿爲良匠而加礪焉卿雖疾未及衰庸得便爾徵懇請數却愈牢乃拜特進知門下省事詔朝章國典參議得失祿賜國官防閤並同職事文德皇后旣葬帝卽苑中

作層觀以望昭陵引徵同升徵熟視曰臣眊昏不能見帝指示之徵曰此昭陵邪帝曰然徵曰臣以爲陛下望獻陵若昭陵臣固見之帝泣爲毀觀尋以定五禮當封一子縣男徵請封孤兄子叔慈帝愴然曰此可以勵俗卽許之後幸洛陽次昭仁宮多所譴責徵曰隋惟責不獻食或供奉不精爲此無限而至於亡故天命陛下代之正當兢懼戒約奈何令人悔爲不奢若以爲足今不啻足矣以爲不足萬此寧有足邪帝驚曰非公不聞此言退又上疏曰書稱明德慎罰惟刑之卹禮曰爲上易事爲下易知則刑不煩上多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夫上易事下易知君長不勞百姓不惑故君有一德臣無二心夫刑賞之本在乎勸善而懲惡帝王所與天下畫一不以親疎貴賤而輕重者也今之刑賞或由喜怒或出好惡喜則矜刑於法中怒則求罪於律外好則鑽皮出羽惡

則洗垢索瘢蓋刑濫則小人道長賞謬則君子道消小人之惡不懲君子之善不勸而望治安刑措非所聞也且暇豫而言皆敦尚孔老至於威怒則專法申韓故道德之旨未弘而饒薄之風先搖昔州犂上下其手而楚法以敝張湯輕重其心而漢刑以謬況人主而自高下乎頃者罰人或以供張不贍或不能從欲皆非致治之急也夫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富不與奢期而奢自至非徒語也且我之所代實在有隋以隋府藏況今之資儲以隋甲兵況今之士馬以隋戶口況今之百姓挈長度大曾何等級焉然隋以富彊而喪動之也我以貧寡而安靜之也靜之則安動之則亂人皆知之非隱而難見微而難察也不蹈平易之塗而遵覆車之轍何哉安不思危治不念亂存不慮亡也方隋未亂自謂必無亂未亡自謂必不亡所以甲兵亟動徭役不息以至戮辱而不悟滅亡之

所由也豈不哀哉夫監形之美惡必就止水監政之安危必取亡國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臣願當今之動靜以隋爲鑒則存亡治亂可得而知思所以危則安矣思所以亂則治矣思所以亡則存矣存亡之所在在節嗜慾省游畋息靡麗罷不急慎偏聽近忠厚遠便佞而已夫守之則易得之實難今旣得其所難豈不能保其所易保之不固驕奢淫泆有以動之也帝宴羣臣積翠池酣樂賦詩徵賦西漢其卒章曰終藉叔孫禮方知皇帝尊帝曰徵言未嘗不約我以禮它日從容問曰比政治若何徵見久承平帝意有所忽因對曰陛下貞觀之初導人使諫三年以後見諫者悅而從之比一二年勉彊受諫而終不平也帝驚曰公何物驗之對曰陛下初卽位論元律師死孫伏伽諫以爲法不當死陛下賜以蘭陵公主園直百萬或曰賞太厚答曰朕卽位未有諫者所以賞之



唐書九十七  
五  
此導人使諫也。後柳雄妄訴隋資有司得効其僞，將論死。戴胄奏：「罪當徒，執之四五，然後赦，謂胄曰：『第守法如此，不畏濫罰。』」此悅而從諫也。近皇甫德參上書言：「修洛陽宮，勞人也，收地租厚斂也，俗尚高髻，官中所化也。」陛下恚曰：「是子使國家不役一人，不收一租，官人無髮，乃稱其意。」臣奏：「人臣上書，不激切，不能起人主意，激切即近訕謗。于時陛下雖從，臣言賞帛罷之意終不平，此難於受諫也。」帝悟曰：「非公無能道此者。」人苦不自覺耳。先是帝作飛山宮，徵上疏曰：「隋有天下三十餘年，風行萬里，威憚殊俗，一旦舉而棄之，彼煬帝者，豈惡治安喜滅亡哉？恃其富彊，不虞後患也。」驅天下役萬物以自奉，養子女玉帛，是求宮宇臺榭，是飾徭役，無時干戈不休，外示威重，內行險忌，讒邪者進，忠正者退，上下相蒙，人不堪命，以致殞匹夫之手，為天下笑。聖哲乘機拯其危溺，今宮觀臺榭盡

居之矣。奇珍異物，盡收之矣。姬姜淑媛，盡侍於側矣。四海九州，盡為臣妾矣。若能鑒彼所以亡，念我所以得，焚寶衣，毀廣殿，安處卑宮，德之上也。若成功不廢，即仍其舊，除其不急，德之次也。不惟王業之艱難，謂天命可恃，因基增舊，甘心侈靡，使人不見德而勞役是聞，斯為下矣。以暴易暴，與亂同道。夫作事不法，後無以觀，人怨神怒，則災害生。災害生，則禍亂作。禍亂作，而能以身名令終者，鮮矣。是歲大雨，穀洛溢，毀宮寺十九。漂居人六百家。徵陳事曰：「臣聞為國基於德禮，保於誠信。誠信立，則下無二情。德禮形，則遠者來格。故德禮誠信，國之大綱，不可斯須廢也。」傳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自古皆有死人，無信不立。」又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然則言而不行，言不信也；令而不從，令無誠也。不信之言，不誠之令，君子弗為也。自王道休明，縣十餘載，倉廩愈積。」

土地益廣然而道德不日博仁義不日厚何哉由待下之情未盡誠信雖有善始之勤而無克終之美故便佞之徒得肆其巧謂同心爲朋黨告訐爲至公彊直爲擅權忠謹爲誹謗謂之朋黨雖忠信可疑謂之至公雖矯僞無咎彊直者畏擅權而不得盡忠謹者慮誹謗而不敢與之爭熒惑視聽鬱於大道妨化損德無斯甚者今將致治則委之君子得失或訪諸小人是譽毀常在小人而督責常加君子也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惠然慮不及遠雖使竭力盡誠猶未免傾敗況內懷姦利承顏順旨乎故孔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未有小人而仁者然則君子不能無小惡惡不積無害於正小人時有小善善不積不足以忠今謂之善人矣復慮其不信何異立直木而疑其景之曲乎故上不信則無以使下下不信則無以事上信之爲義大矣昔齊桓公問管仲曰吾欲使酒腐於爵

肉腐於俎得無害霸乎管仲曰此固非其善者然無害霸也公曰何如而害霸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用人害霸也用而不能任害霸也任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參之害霸也晉中行穆伯攻鼓經年而不能下餽間倫曰鼓之嗇夫間倫知之請無疲士大夫而鼓可得穆伯不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君奚不爲穆伯曰間倫之爲人也佞而不仁若使間倫下之吾不可以不賞若賞之是賞佞人也佞人得志是使晉國捨仁而爲佞雖得鼓安用之夫穆伯列國大夫管仲霸者之佐猶能慎於信任遠避佞人況陛下之上聖乎若欲令君子小人是非不雜必懷之以德待之以信厲之以義節之以禮然後善善而惡惡審罰而明賞無爲之化何遠之有善善而不能進惡惡而不能去罰不及有罪賞不加有功則危亡之期或未可保帝手詔嘉答於是

廢明德宮玄圃院賜遭水者它日宴羣臣帝曰貞觀以前從我定天下間關草昧玄齡功也貞觀之後納忠諫正朕違爲國家長利徵而已雖古名臣亦何以加親解佩刀以賜二人帝嘗問羣臣徵與諸葛亮孰賢岑文本曰亮才兼將相非徵可比帝曰徵蹈履仁義以弼朕躬欲致之堯舜雖亮無以抗時上封者衆或不切事帝狀之欲加譙黜徵曰古者立謗木欲聞已過封事其謗木之遺乎陛下思聞得失當恣其所陳言而是乎爲朝廷之益非乎無損於政帝悅皆勞遣之十三年阿史那結社率作亂雲陽石然自冬至五月不雨徵上疏極言曰臣奉侍帷幄十餘年陛下許臣以仁義之道守而不失儉約朴素終始弗渝德音在耳不敢忘也頃年以來寢不克終謹用條陳裨萬分一陛下在貞觀初清淨寡欲化被荒外今萬里遣使市索駿馬并訪怪珍昔漢文帝却千里馬晉武

帝焚雉頭裘陛下居常論議遠輩堯舜今所爲更欲處漢文晉武下乎此不克終一漸也子貢問治人孔子曰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子貢曰何畏哉對曰不以道導之則吾讎也若何不畏陛下在貞觀初護民之勞煦之如子不輕營爲頃旣奢肆思用人力乃曰百姓無事則易驕勞役則易使自古未有百姓逸樂而致傾敗者何有逆畏其驕而爲勞役哉此不克終二漸也陛下在貞觀初役已以利物比來縱欲以勞人雖憂人之言不絕於口而樂身之事實切諸心無慮營構輒曰弗爲此不便我身推之人情誰敢復爭此不克終三漸也在貞觀初親君子斥小人比來輕褻小人禮重君子重君子也恭而遠之輕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莫見其非遠之莫見其是莫見其是則不待間而疏莫見其非則有時而昵昵小人疏君子而欲致治非所聞也此不克終四漸也在貞觀初不

貴異物不作無益而今難得之貨雜然並進玩好之物無時而息  
上奢靡而望下朴素力役廣而冀農業興不可得已此不克終五  
漸也貞觀之初求士如渴賢者所舉卽信而任之取其所長常恐  
不及比來由心好惡以衆賢舉而用以一人毀而棄雖積年任而  
信或一朝疑而斥夫行有素履事有成迹一人之毀未必可信積  
年之行不應頓虧陛下不察其原以爲臧否使讒佞得行守道疏  
間此不克終六漸也在貞觀初高居深拱無田獵畢弋之好數年  
之後志不克固鷹犬之貢遠及四夷晨出夕返馳騁爲樂變起不  
測其及救乎此不克終七漸也在貞觀初遇下有禮羣情上達今  
外官奏事顏色不接間因所短詰其細過雖有忠款而不得申此  
不克終八漸也在貞觀初孜孜治道常若不足比恃功業之大負  
聖智之明長傲縱欲無事興兵問罪遠裔親狎者阿旨不肯諫疏

遠者畏威不敢言積而不已所損非細此不克終九漸也貞觀初  
頻年霜旱畿內戶口並就關外攜老扶幼來往數年卒無一戶亡  
去此由陛下矜育撫寧故死不攜貳也比者疲於徭役關中之人  
勞弊尤甚雜匠當下顧而不遺正兵番上復別驅任市物襁屬於  
塵遞子背望於道脫有一穀不收百姓之心恐不能如前日之怙  
泰此不克終十漸也夫禍福無門惟人之召人無覺焉妖不妄作  
今旱暵之災遠被郡國凶醜之孽起於轂下此上天示戒乃陛下  
恐懼憂勤之日也千載休期時難再得明主可爲而不爲臣所以  
鬱結長歎者也疏奏帝曰朕今聞過矣願改之以終善道有違此  
言當何施顏面與公相見哉方以所上疏列爲屏障庶朝夕見之  
兼錄付史官使萬世知君臣之義因賜黃金十斤馬二匹高昌平  
帝宴兩儀殿歎曰高昌若不失德豈至於亡然朕亦當自戒不以

小人之言而議君子庶幾獲安也徵曰昔齊桓公與管仲鮑叔牙  
甯戚四人者飲桓公請叔牙曰盍起爲寡人壽叔牙奉觴而起曰  
願公無忘在莒時使管仲無忘束縛於魯時使甯戚無忘飯牛車  
下時桓公避席而謝曰寡人與二大夫能無忘夫子之言則社稷  
不危矣帝曰朕不敢忘布衣時公不得忘叔牙之爲人也帝遣使  
者至西域立葉護可汗未還又遣使賫金帛諸國市馬徵曰今立  
可汗未定卽詣諸國市馬彼必以爲意在馬不在立可汗可汗得  
立必不懷恩諸蕃聞之以中國薄義重利未必得馬而先失義矣  
魏文帝欲求市西域大珠蘇則以爲惠及四海則不求自至求而  
得之不足貴也陛下可不畏蘇則言乎帝遂止是後右僕射缺欲  
用徵徵讓得不拜皇太子承乾與魏王泰交惡帝曰當今忠蹇貴  
重無踰徵我遣傳皇太子一天下之望羽翼固矣卽拜太子太師

徵以疾辭詔答曰漢太子以四皓爲助我賴公其義也公雖臥可  
擁全之十七年疾甚徵家初無正寢帝命輟小殿材爲營構五日  
畢并賜素褥布被以從其尚令中郎將宿其第動靜輒以聞藥膳  
賜遺無算中使者綴道帝親問疾屏左右語終日乃還後復與太  
子至徵第徵加朝服拖帶帝悲懣拊之流涕問所欲對曰發不恤  
緯而憂宗周之亡帝將以衡山公主降其子叔玉時主亦從帝曰  
公彊視新婦徵不能謝是夕帝夢徵若平生及旦薨帝臨哭爲之  
慟罷朝五日太子舉哀西華堂詔內外百官朝集使皆赴喪贈司  
空相州都督諡曰文貞給羽葆鼓吹班劍四十人陪葬昭陵將葬  
其妻裴辭曰徵素儉約今假一品禮儀物褻大非徵志見許乃用  
素車白布幃帷無塗車芻靈帝登苑西樓望哭盡哀晉王奉詔致  
祭帝作文于碑遂書之又賜家封戶九百帝後臨朝歎曰以銅爲

鑑可正衣冠以古爲鑑可知興替以人爲鑑可知得失朕嘗保此  
三鑑內防已過今魏徵逝一鑑亡矣朕比使人至其家得書一紙  
始半藁其可識者曰天下之事有善有惡任善人則國安用惡人  
則國弊公卿之內情有愛憎憎者惟見其惡愛者止見其善愛憎  
之間所宜詳慎若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去邪勿疑任賢勿猜  
可以興矣其大略如此朕顧思之恐不免斯過公卿侍臣可書之  
於笏知而必諫也徵狀貌不逾中人有志膽每犯顏進諫雖逢帝  
甚怒神色不徙而天子亦爲霽威議者謂育不能過嘗上冢還  
奏曰向聞陛下有關南之行旣辨而止何也帝曰畏卿遂停耳始  
喪亂後典章湮散徵奏引諸儒校集祕書國家圖籍粲然完整嘗  
以小戴禮綜彙不倫更作類禮二十篇數年而成帝美其書錄寘  
內府帝本以兵定天下雖已治不忘經略四夷也故徵侍宴奏破

陣武德舞則俛首不顧至慶善樂則諦玩無斃舉有所諷切如此  
徵亡帝思不已登凌烟閣觀畫像賦詩悼痛聞者媚之毀短百爲  
徵嘗薦杜正倫侯君集才任宰相及正倫以罪黜君集坐逆誅娥  
人遂指爲阿黨又言徵嘗錄前後諫爭語示史官褚遂良帝滋不  
悅乃停叔玉昏而什所爲碑顧其家衰矣遼東之役高麗靺鞨犯  
陣李勣等力戰破之軍還悵然曰魏徵若在吾有此行邪卽召其  
家到行在賜勞妻子以少牢祠其墓復立碑恩禮加焉四子叔玉  
叔琬叔璘叔瑜叔玉襲爵爲光祿少卿神龍初以其子膺紹封叔  
璘禮部侍郎武后時爲酷吏所殺叔瑜豫州刺史善草隸以筆意  
傳其子華及甥薛稷世稱善書者前有虞褚後有薛魏華爲檢校  
太子左庶子武陽縣男開元中寢堂火子孫哭三日詔百官赴弔  
徵五世孫暮

唐書九十七  
暮字申之擢進士第同州刺史楊汝士辟爲長春宮巡官文宗讀  
貞觀政要思徵賢詔訪其後汝士薦爲右拾遺暮姿宇魁秀帝異  
之邕管經略使董昌齡誣殺參軍衡方厚貶澱州司戶俄徙峽州  
刺史暮諫曰王者赦有罪唯故無赦比昌齡專殺不辜事跡暴章  
家人銜冤萬里投訴獄窮罪得特被矜貸中外以爲屈法今又授  
刺史復使治人紊憲章垂至治不見其可有詔改洪州別駕御史  
中丞李孝本宗室子坐李訓事誅死其二女没入宮暮上言陛下  
卽位不悅聲色于今十年未始採擇數月以來稍意聲伎教坊閱  
選百十未已莊宅收市疊疊有聞今又取孝本女內之後宮宗姓  
不育寵幸爲累傷治道之本速塵穢之嫌諺曰止寒莫若重裘止  
謗莫若自修惟陛下崇千載之盛德去一旦之玩好帝卽出孝本  
女詔曰乃祖在貞觀時指事直言無所避每覽國史朕與嘉之暮

爲拾遺屢有獻納夫備灑掃於內非曰聲妓恤宗女之幼不爲漁  
取然疑似之間不可戶曉暮辭深切其惜我之失不亦至乎暮雖  
居位日淺朕何愛一官增直臣之氣其以暮爲右補闕先是帝謂  
宰相曰太宗得徵參裨闕失朕今得暮又能極諫朕不敢仰希貞  
觀庶幾處無過之地教坊有工善爲新聲者詔授揚州司馬議者  
頗言司馬品高郎官刺史迭處不可以授賤工帝意右之宰相諭  
諫官勿復言暮獨固諫不可工降潤州司馬荆南監軍呂令琛縱  
僭卒辱江陵令觀察使韋長避不發移內樞密使言狀暮劾長任  
廉察知監軍侵屈官司不以上聞私白近臣亂法度請明其罰不  
報俄爲起居舍人帝問卿家書詔頗有存者乎暮對惟故笏在詔  
令上送鄭覃曰在人不在笏帝曰覃不識朕意此笏乃今甘棠帝  
因敕暮曰事有不當毋嫌論奏暮對臣頃爲諫臣故得有所陳今

則記言動不敢侵官帝曰兩省屬皆可議朝廷事而毋辭也帝索起居注暮奏古置左右史書得失以存鑒戒陛下所爲善無畏不書不善天下之人亦有以記之帝曰不然我旣嘗觀之暮曰向者取觀史氏爲失職陛下一見則後來所書必有諱屈善惡不實不可以爲史且後代何信哉乃止中尉仇士良捕妖民賀蘭進興及黨與治軍中反狀具帝自臨問詔命斬囚以徇御史中丞高元裕建言獄當與衆共之刑部大理法官也決大獄不與知律令謂何請歸有司未報暮上言事繫軍卽推軍中如齊民宜付府縣今獄不在有司法有輕重何從而知帝停決詔神策軍以官兵留仗內餘付御史臺臺憚士良不敢異卒皆誅死擢諫議大夫兼起居舍人弘文館直學士暮固讓不見可乃拜始暮之進李珣楊嗣復實推引之武宗立暮坐二人黨出爲汾州刺史俄貶信州長史宣宗

嗣位移郢商二州刺史召授給事中遷御史中丞發駙馬都尉杜中立姦賊權戚縮氣俄兼戶部侍郎事暮奏中丞紀綱所寄不宜雜領錢穀乞專治戶部詔可頃之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建言今天下粗治惟東宮未立不早以正人傳導之非所以存副貳之重且泣下帝爲感動自敬宗後惡言儲嫡事故公卿無敢開陳者時帝春秋高嫡嗣未辨暮輔政白發其端朝議歸重會詹毗國獻象暮以爲非土性不可畜請還其獻詔可河東節度使李業殺降虜邊部震擾業內恃憑藉人無敢言者暮奏徙滑州遷中書侍郎大理卿馬曙有犀鎧數十首懼而瘞之奴王慶以怨告曙藏甲有異謀按之無它狀投曙嶺外慶免議者謂奴訴主法不聽暮引律固爭卒論慶死累遷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大中十年以平章事領劔南西川節度使上疾求代召拜吏部尚書用久疾檢校尚書右



僕射太子少保卒年六十六贈司徒暮為宰相議事天子前它相或委抑規諷惟暮謹切無所回畏宣宗嘗曰暮名臣孫有祖風朕心憚之然卒以剛正為令狐綯所忌讒罷之

贊曰君臣之際顧不難哉以徵之忠而太宗之睿身歿未幾猜譖遽行始徵之諫累數十餘萬言至君子小人未嘗不反復為帝言之以佞邪之亂忠也久猶不免故曰皓皓者易汗曉曉者難全自古所歎云唐柳芳稱徵死知不知莫不恨惜以為三代遺直諒哉暮之論議挺挺有祖風烈詩所謂是以似之者歟

魏徵列傳第二十二終

西川中鳳崗氏闕南甫

唐書九十七

王珪馬韋列傳第二十三

西川中鳳崗氏闕南甫

唐書九十八

王珪字叔玠祖僧辯梁太尉尚書令父顓北齊樂陵郡太守世居郿性沈澹志量隱正恬於所遇交不苟合隋開皇十三年召入祕書內省讎定羣書為太常治禮郎季父頗通儒有鑒裁尤所器許頗坐漢王諒反誅珪亡命南山十餘年高祖入關李綱薦署世子府諮議參軍事建成為皇太子授中舍人遷中允禮遇良厚太子與秦王有隙帝責珪不能輔導流儻州太子已誅太宗召為諫議大夫帝嘗曰正主御邪臣不可以致治正臣事邪主亦不可以致治唯君臣同德則海內安朕雖不明幸諸公數相諫正庶致天下於平珪進曰古者天子有爭臣七人諫不用則相繼以死今陛下開聖德收采芻言臣願竭狂瞽佐萬分一帝可乃詔諫官隨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閣珪推誠納善每存規益帝益任之封永寧縣

男黃門侍郎遷侍中。它日進見，有美人侍帝側。本廬江王瑗姬也。帝指之曰：廬江不道賊其夫而納其室，何有不亡乎？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爲是邪？非邪？帝曰：殺人而取妻，乃問朕是非，何也？對曰：臣聞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不然。郭君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所以亡。今陛下知廬江之亡，其姬尚在，竊謂陛下以爲是，審知其非，所謂知惡而不去也。帝嗟美其言，帝使太常少卿祖孝孫以樂律授宮中音家伎，不進數，被讓。珪與溫彥博同進曰：孝孫修謹，士陛下使教女樂，又責譙之天下，其以士爲輕乎？帝怒曰：卿皆我腹心，乃附下罔上，爲人游說邪？彥博懼謝罪。珪不謝曰：臣本事前宮，罪當死。陛下矜其性命，引置樞密，責以忠效。今疑臣以私，是陛下負臣，臣不負陛下。帝默然，慙，遂罷。明日語房玄齡曰：

昔武王不用夷齊，宣王殺杜伯，自古帝王納諫固難矣。朕夙夜庶幾于前聖，昨責珪等，痛自悔，公等勿懲，是不進諫也。時珪與玄齡、李靖、溫彥博、戴胄、魏徵同輔政。帝以珪善人物，且知言，因謂曰：卿標鑒通晤，爲朕言玄齡等材，且自謂孰與諸子？賢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爲，臣不如玄齡；兼資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彥博；濟繁治劇，衆務必舉，臣不如胄；以諫諍爲心，恥君不及堯舜，臣不如徵。至激濁揚清，疾惡好善，臣於數子有一日之長。帝稱善，而玄齡等亦以爲盡已所長。謂之確論。進封郡公。坐漏禁近語，左除同州刺史。帝念名臣，俄召拜禮部尚書。兼魏王泰師。王見之，爲先拜。珪亦以師自居。王問珪何以爲忠孝？珪曰：陛下王之君，事思盡忠；陛下王之父，事思盡孝。忠孝可以立身，可以成名。王曰：忠孝旣聞命矣，願聞所習。珪曰：漢東平王蒼稱爲善。

唐書九十八  
最樂願王志之帝聞喜曰兒可以無過矣子敬直尚南平公主是時諸主下嫁以帝女貴未嘗行見舅姑禮珪曰主上循法度吾當受公主謁見豈爲身榮將以成國家之美於是與夫人坐堂上主執笄盥饋乃退其後公主降有舅姑者備婦禮本於珪十二年病帝遣公主就第省視復遣民部尚書唐儉增損藥膳卒年六十九帝素服哭別次詔魏王率百官臨哭贈吏部尚書諡曰懿珪少孤且貧人或饋遺初無讓及貴厚報之雖已亡必酬贍其家性不苛察臨官務舉綱維去甚不可者至僕妾亦不見喜愠奉寡嫂家事吝而後行教撫孤姪雖其子不過也宗族匱乏周卹之薄於自奉獨不作家廟四時祭于寢爲有司所劾帝爲立廟媿之不罪也世以珪儉不中禮少之始隱居時與房玄齡杜如晦善母李嘗曰而必貴然未知所與游者何如人而試與偕來會玄齡等過其家李

出  
闕大驚敕具酒食歡盡日喜曰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敬直封南城縣男後坐交皇太子承乾徙嶺外珪孫燾旭燾性至孝爲徐州司馬母有疾彌年不廢帶視絮湯劑數從高醫游遂窮其術因以所學作書號外臺祕要討繹精明世寶焉歷給事中鄴郡太守治聞於時旭見酷吏傳

薛收字伯褒蒲州汾陰人隋內史侍郎道衡子也坐繼從父孺年十二能屬文以父不得死於隋不肯仕郡舉秀才不應聞高祖興遁入首陽山將應義舉通守堯君素覺之迎置其母城中收不得去及君素東連王世充遂挺身歸國房玄齡亟言之秦王王召見問方略所對合旨授府主簿判陝東大行臺金部郎中是時方討世充軍事繁綜收爲書檄露布或馬上占辭該敏如素構初不窺定竇建德來援諸將爭言斂軍以觀賊形勢收獨曰不然世充據

東都府庫盈衍其兵皆江淮選卒正苦乏食爾是以求戰不得爲我所持今建德身總衆以來必飛轂轉糧更相資哺兩賊連固則伊洛間勝負未可歲月定也不若勒諸將嚴兵締壘浚其溝防戒毋出兵大王親督精銳據成臯厲兵按甲邀建德路彼以疲老當吾堂堂之鋒一戰必舉不旬日二賊可縛致麾下矣王曰善遂禽建德降世充王入觀隋宮室且歎煬帝無道殫人力以事夸侈收進曰峻宇雕牆殷辛以亡土階茅茨唐堯以昌始皇興阿房而秦禍速文帝罷露臺而漢祚永後主曾不是察奢虐是矜死一夫之手爲後世笑何此之能保哉王重其言俄授天策府記室參軍從平劉黑闥封汾陰縣男嘗上書諫王止畋獵王答曰覽所陳知成我者卿也明珠兼乘未若一言今賜黃金四十挺武德七年寢疾王遣使臨問相望於道命輿疾至府親舉袂撫之論敘生平感激

涕泗卒年三十三王哭之慟與其從兄子元敬書曰吾與伯裘共軍旅間未嘗不驅馳經略款曲襟抱豈期一朝成千古也且家素貧而子幼善撫安之以慰吾懷因遣使弔祭贈帛三百段其後圖學士像歎其早死不得與既卽位語房玄齡曰收若在朕當以中書令處之又嘗夢收如平生賜其家粟帛貞觀七年贈定州刺史永徽中又贈太常卿陪葬昭陵子元超九歲襲爵及長好學善屬文尚巢王女和靜縣主累授太子舍人高宗卽位遷給事中數上書陳當世得失帝嘉納轉中書舍人弘文館學士省中有盤石道衡爲侍郎時常據以草制元超每見輒泫然流涕以母喪解奪服授黃門侍郎檢校太子左庶子所薦豪俊士若任希古高智周郭正一王義方孟利貞鄭祖玄鄧玄挺崔融等皆以才自名於時累拜東臺侍郎李義府流雋州舊制流人不得乘馬元超爲請坐貶

簡州刺史歲餘又坐與上官儀文章款密流雋州上元初赦還拜  
正諫大夫三年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帝校獵溫泉諸蕃  
酋長得持弓矢從元起奏夷狄野心而使挾兵在圍中非所宜帝  
納可嘗宴諸王召元起與從容謂曰任卿中書寧藉多人哉俄拜  
中書令兼左庶子帝幸東都留輔太子監國手敕曰朕留卿若失  
一臂顧太子未習庶務關中事卿悉專之時太子射獵詔得人禁  
籟故太子稍怠政事元起諫曰內苑之地繚叢薄冒翳薈絕磴險  
塗殿下截輕禽逐狡兔銜糜之變詎無可虞又戶奴多反逆餘族  
或夷狄遺醜使兇謀竊發將何以禦哉夫爲人子者不登高不臨  
深謂其近危辱也天皇所賜書戒丁寧惟殿下罷馳射之勞留情  
墳典豈不美歟帝知之遣使厚賜慰其意召太子還東都帝疾劇  
政出武后因陽啗乞骸骨加金紫光祿大夫卒年六十二贈光祿

大夫秦州都督陪葬乾陵子曜聖曆中附會張易之官正諫大夫  
元敬隋選部郎邁之子與收及族兄德音齊名世稱河東三鳳收  
爲長雛德音爲鸞鸞元敬年最少爲鸞雛武德中爲祕書郎天策  
府參軍直記室文學館學士是時收與房杜處心腹之寄更相結  
附元敬謹畏未嘗申款曲如晦歎曰小記室不可得而親不可得  
而疏秦王爲皇太子除舍人於是軍國之務總於東宮而元敬掌  
文翰號稱職卒于官

稷字嗣通道衡曾孫擢進士第累遷禮部郎中中書舍人與從祖  
兄曜更踐兩省俱以辭章自名景龍末爲諫議大夫昭文館學士  
初貞觀永徽間虞世南褚遂良以書顯家後莫能繼稷外祖魏徵  
家多藏虞褚書故銳精臨倣結體道麗遂以書名天下畫又絕品  
睿宗在藩喜之以其子伯陽尚仙源公主及踐阼遷太常少卿封

晉國公實封三百戶會鍾紹京爲中書令稷諷使讓因入言於帝曰紹京本胥史無素才望今特以勲進師長百僚恐非朝廷具瞻之美帝然之遂許紹京讓改戶部尚書翌日遷稷黃門侍郎參知機務與崔日用數爭事帝前罷爲左散騎常侍歷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帝以翊贊功每召入宮中與決事恩絕羣臣實懷貞誅稷以知本謀賜死萬年獄年六十五伯陽爲駙馬都尉安邑郡公別食實封四百戶稷死坐貶晉州員外別駕又流嶺表自殺伯陽子談尚玄宗恒山公主拜駙馬都尉光祿員外卿

馬周字賓王博州茌平人少孤家窶狹嗜學善詩春秋資曠邁鄉人以無細謹薄之武德中補州助教不治事刺史達奚恕數咎讓周乃去客密州趙仁本高其才厚以裝使入關留客汴爲浚儀令崔賢所辱遂感激而西舍新豐逆旅主人不之顧周命酒一斗八

升悠然獨酌衆異之至長安舍中郎將常何家貞觀五年詔百官言得失何武人不涉學周爲條二十餘事皆當世所切太宗怪問何何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教臣言之客忠孝人也帝卽召之間未至遣使者四輩敦趣及謁見與語帝大悅詔直門下省明年拜監察御史奉使稱職帝以何得人賜帛三百匹周上疏曰臣每讀前史見賢者忠孝事未嘗不廢卷長想思履其迹臣不幸早失父母犬馬之養已無所施顧來事可爲者惟忠義而已是以徒步二千里歸于陛下陛下不以臣愚擢臣不次竊自惟念無以論報輒竭區區惟陛下所擇臣伏見大安宮在宮城右牆宇門闕方紫極爲卑小東宮皇太子居之而在內大安至尊居之反在外太上皇雖志清儉愛惜人力陛下不敢違而蕃夷朝見四方觀聽有不足焉臣願營雉堞門觀務從高顯以稱萬方之望則大孝昭矣臣

伏讀明詔以二月幸九成宮竊惟太上皇春秋高陛下宜朝夕視膳今所幸宮去京三百里而遠非能旦發暮至也萬一有太上皇思感欲即見陛下何以逮之今茲本爲避暑行也太上皇留熱處而陛下走涼處溫清之道臣所未安然詔書既下業不中止願示還期以開衆惑臣伏見詔宗室功臣悉就藩國遂貽子孫世守其政竊惟陛下之意誠愛之重之欲其裔緒承守與國無疆也臣謂必如詔書者陛下宜思所以安存之富貴之何必使世官也且堯舜之父有朱均之子若令有不肖子襲封嗣職兆庶被殃國家蒙患正欲絕之則子文之治猶在也正欲存之則樂厲之惡已暴也必曰與其毒害於見存之人寧割恩於已亡之臣則向所謂愛之重之者適所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茅土疇以戶邑必有材行隨器而授雖幹翮非彊亦可以免累漢光武不任功臣以吏事所以

終全其世者良得其術也願陛下深思其事使得奉大恩而子孫終其福祿也臣聞聖人之化天下莫不以孝爲本故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孔子亦言吾不與祭如不祭是聖人之重祭祀也自陛下踐祚宗廟之享未嘗親事竊惟聖情以乘輿一出所費無藝故忍孝思以便百姓而一代史官不書皇帝入廟將何以貽厥孫謀示來葉邪臣知大孝誠不在俎豆之間然聖人訓人必以已先之示不忘本也臣聞致化之道在求賢審官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是言慎舉之爲重也臣伏見王長通白明達本樂工輿阜雜類韋繫提斛斯正無他材獨解調馬雖術踰等夷可厚賜金帛以富其家今超授高爵與外廷朝會騶豎倡子鳴玉曳履臣竊恥之若朝命不可追改尚宜不使在列與士大夫爲伍帝善其言除侍御史又言臣歷觀夏商周漢

唐書九十八  
之有天下傳祚相繼多者八百餘年少者猶四五百年皆積德累業恩結於人豈無僻王賴先哲以免自魏晉逮周隋多者五六十年少者三二十年而亡良由創業之君不務仁化當時僅能自守後無遺德可思故傳嗣之主其政少衰一夫大呼天下土崩矣今陛下雖以大功定天下而積德日淺固當隆禹湯文武之道使恩有餘地爲子孫立萬世之基豈特持當年而已然自古明王聖主雖因人設教而大要節儉於身恩加於人故其下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上祚遐長而禍亂不作也今百姓承喪亂之後比於隋時纔十分一而徭役相望兄去弟還往來遠者五千里春秋冬夏略無休時陛下雖詔減省而有司不得廢作徒行文書役之如故四五年來百姓頗嗟怨以爲陛下不存養之堯之茅茨土階禹之惡衣菲食臣知不可復行於今漢文帝惜百金之

費而罷露臺集上書囊以爲殿帷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景帝亦以錦繡纂組妨害女工特詔除之所以百姓安樂至孝武帝雖窮奢極侈承文景遺德故人心不搖向使高祖之後卽值武帝天下必不能全此時代差近事迹可見今京師及益州諸處營造供奉器物并諸王妃主服飾皆過靡麗臣聞昧且不顯後世猶怠作法於治其弊猶亂陛下少處人間知百姓辛苦前代成敗目所親見尚猶如此而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更外事卽萬歲後聖慮之所當憂也臣竊尋自古黎庶怨叛聚爲盜賊其國無不卽滅人主雖悔未有重能安全者凡修政教當修之於可修之時若事變一起而後悔之無益也故人主每見前代之亡則知其政教之所由喪而不知其身之失故紂笑桀之亡而幽厲笑紂之亡隋煬帝又笑齊魏之失國也今之視煬帝猶煬帝之視齊魏也往貞觀初率土霜



唐書九十九  
儉一匹絹纔易斗米而天下帖然者百姓知陛下憂憐之故人人自安無謗讟也五六年來頻歲豐稔一匹絹易粟十餘斛而百姓咸怨以爲陛下不憂憐之何則今營爲者多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由積畜多少在百姓苦樂也且以近事驗之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積布帛東都而王世充據之西京府庫亦爲國家之用向使洛口東都無粟帛王世充李密未能必聚大眾但貯積者固有國之常要當人有餘力而後收之豈人勞而強斂之以資寇邪夫儉以息人貞觀初陛下已躬爲之今行之不難也爲之一日則天下知之式歌且舞矣若人旣勞而用之不息萬一中國水旱而邊方有風塵之警狂狡竊發非徒旰食晏寢而已古語云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以陛下之明誠欲厲精爲政不煩遠采上古但及貞觀初則天下幸甚昔賈誼謂漢文帝

云可痛哭及長歎息者言當韓信王楚彭越王梁英布王淮南之時使文帝卽天子位必不能安又言賴諸王年少傳相制之長大之後必生禍亂後世皆以誼言爲是臣竊觀今諸將功臣陛下所與定天下無威略振主如韓彭者而諸王年並幼少縱其長大陛下之日必無他心然則萬代之後不可不慮漢晉以來亂天下者何嘗不在諸王皆由樹置失宜不豫爲節制以至滅亡人主豈不知其然溺於私愛爾故前車旣覆而後車不改轍也今天下百姓尚少而諸王已多其寵遇過厚者臣愚慮之非特恃恩驕矜也昔魏武帝寵陳思王文帝卽位防守禁閉同獄囚焉何則先帝加恩太多故嗣主疑而畏之也此武帝寵陳思王適所以苦之也且帝子身食大國何患不富而歲別優賜曾無限極里語曰貧不學儉富不學奢言自然也今大聖創業豈唯處置見子弟而已當制長

久之法使萬代奉行臣聞天下者以人爲本必也使百姓安樂在  
刺史縣令爾縣令既衆不可皆賢但州得良刺史可矣天下刺史  
得人陛下端拱巖廊之上夫復何爲古者郡守縣令皆選賢德欲  
有所用必先試以臨人或由二千石高第入爲宰相今獨重內官  
縣令刺史顧輕其選又刺史多武夫勲人或京官不稱職始出補  
外折衝果毅身力彊者入爲中郎將其次乃補邊州而以德行才  
術擢者十不能一所以百姓未安殆在于此疏奏帝稱善擢拜給  
事中轉中書舍人周善敷奏機辯明銳動中事會裁處周密時譽  
歸之帝每曰我暫不見周卽思之岑文本謂所親曰馬君論事會  
文切理無一言可損益聽之纏纏令人忘倦蘇張終賈正應此耳  
然鳶肩火色騰上必速恐不能久俄遷治書侍御史兼知諫議大  
夫檢校晉王府長史王爲皇太子拜中書侍郎兼太子右庶子十

八年遷中書令猶兼庶子時置太子司議郎帝高其除周歎曰恨  
吾資品妄高不得歷此官帝征遼留輔太子定州及還攝吏部尚  
書進銀青光祿大夫帝嘗以飛帛書賜周曰鸞鳳沖霄必假羽翼  
股肱之寄要在忠力周病消渴連年帝幸翠微宮求勝地爲構第  
每詔尚食具膳上醫使者視護躬爲調藥太子問疾甚周取所  
上章奏悉焚之曰管晏暴君之過取身後名吾不爲也二十二年  
卒年四十八贈幽州都督陪葬昭陵初帝遇周厚周頗自負爲御  
史時遣人以圖購宅衆以其與書生素無貲皆竊笑它日白有佳  
宅直二百萬周遽以聞詔有司給直并賜奴婢什物由是人乃悟  
周每行郡縣食必進雞小史訟之帝曰我禁御史食肉恐州縣廣  
費食雞尚何與榜吏斥之及領選猶廢浚儀令先是京師晨暮傳  
呼以警衆後置鼓代之俗曰鼕鼕鼓品官舊服止黃紫於是三品

服紫四品五品朱六品七品綠八品九品青城門入由左出由右  
飛驛以達警急納居人地租宿衛大小番直截驛馬尾城門衛舍  
守捉士月散配諸縣各取一以防其過皆周建白自周亡帝思之  
甚將假方士術求見其儀形高宗卽位追贈尚書右僕射高唐縣  
公垂拱中配享高宗廟庭子載咸亨中爲司列少常伯與裴行儉  
分掌選事言吏部者稱裴馬焉終雍州長史

贊曰周之遇太宗顧不異哉由一介草茅言天下事若素宦于朝  
明習憲章者非王佐才疇以及茲其自視與築巖釣渭亦何以異  
迹夫帝銳于立事而周所建皆切一時以明佐聖故君宰間不膠  
漆而固恨相得晚宜矣然周才不逮傳說呂望使後世未有述焉  
惜乎

韋挺京兆萬年人父冲事隋爲民部尚書挺少與隱太子善高祖

平京師署隴西公府祭酒累遷太子左衛驃騎檢校左衛率太子  
遇之厚宮臣無與比武德七年帝避暑仁智宮或言太子與宮臣  
謀逆又慶州刺史楊文幹坐大逆誅辭連東宮帝專責宮臣由是  
挺與杜淹王珪等皆流越嶲未幾召拜主爵郎中貞觀初王珪數  
薦之遷尚書右丞歷吏部黃門侍郎拜御史大夫扶陽縣男太宗  
謂挺曰卿之任大夫獨朕意左右無爲卿地者挺曰臣駑下不足  
以辱高位且非勲非舊而在藩邸故僚上願後臣以勸立功者不  
聽是時承隋大亂風俗薄惡人不知教挺上疏曰父母之恩昊天  
罔極創巨之痛終身何已今衣冠士族辰日不哭謂爲重喪親賓  
來弔輒不臨舉又閭里細人每有重喪不卽發問先造邑社待營  
辦具乃始發哀至假車乘雇棺槨以榮送葬旣葬鄰伍會集相與  
酣醉名曰出孝夫婦之道王化所基故有三日不息燭不舉樂之

感今昏嫁之初雜奏絲竹以窮宴歡官司習俗弗爲條禁望一切懲革申明禮憲俄復爲黃門侍郎兼魏王泰府事時泰有寵太子多過失帝密欲廢立語杜正倫正倫以漏言貶帝謂挺曰不忍復置卿于法改太常卿初挺爲大夫時馬周爲監察御史挺不甚禮及周爲中書令帝欲漸拭用之周言挺恨于自用非宰相器遂止帝將討遼東擇主餉運者周言挺才任麤使帝謂然挺父故爲營州總管嘗經略高麗故札藏家挺上之帝悅曰自幽距遼二千里無州縣吾軍靡所仰食卿爲朕圖之苟吾軍用不乏是公之功其自擇文武官四品十人爲子使取幽易平三州銳士若馬各二百以從卽詔河北列州皆取挺節度許以便宜帝親解貂裘及中殿馬賜之挺遣燕州司馬王安德行渠作漕艦轉糧自桑乾水抵盧思臺行八百里渠塞不可通挺以方苦寒未可進遂下米臺側厓

之待凍泮乃運以爲解卽上言度王師至食且足帝不悅曰兵寧拙速無工遲我明年師出挺乃度它歲運何哉卽詔繁時令韋懷質馳按懷質還劾挺在幽州日置酒弗憂職不前視渠長利卽造船行粟縣八百里乃悟非是欲進則不得還且水涸六師所須恐不如陛下之素帝怒遣將作少監李道裕代之敕治書侍御史唐臨馳傳械挺赴洛陽廢爲民使白衣從帝破蓋牟城詔挺將兵鎮守示復用城與賊新城接日夜轉鬪無休時挺以失職內不平作書謝所善公孫常善數者也以它事繫投縲死索橐中得挺書言所屯危蹙意怨望貶象州刺史歲餘卒年五十八子待價萬石待價初爲左千牛備身永徽中江夏王道宗得罪待價以壻貶盧龍府果毅時將軍辛文陵招慰高麗次吐護真水爲虜所襲待價與中郎將薛仁貴率所部兵殺之文陵亦苦戰遂免待價重創矢

著左足隱不言卒以疾免起爲蘭州刺史吐蕃盜邊高宗以沛王賢爲涼州大都督而待價爲司馬俄遷肅州刺史以功召拜右武衛將軍儀鳳三年吐蕃復入寇以待價檢校涼州都督兼知鎮守兵馬事召還封扶陽侯武后臨朝攝司空護營乾陵改天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待價起武力典選無銓總才故朝野共嗤薄之俄爲燕然道行軍大總管禦突厥踰年還拜文昌右相同鳳閣鸞臺三品不自安累表辭職不聽且請盡力行陣許之於是拜安息道行軍大總管督三十六總管以討吐蕃進爵公軍至寅識迦河與吐蕃合戰勝負略相當會其副閻溫古逗留又天大寒待價不善撫御師人多死餉道乏乃旋師頓高昌后大怒斬溫古流待價繡州卒曾孫武

武少孤年十一廕補右千牛累遷長安丞德宗幸梁州委妻子奔

行在除殿中侍御史戶部侍郎元琇爲水陸轉運使表武以倉部員外郎充判官謀不用杜門數月而琇敗轉刑部員外郎是時帝以反正告郊廟大兵後典章苟完執事者時時咨武武酌宜約用得禮之衷羣司奉焉後爲絳州刺史鑿汾水灌田萬二千餘頃墾書勞勉憲宗時入爲京兆尹護治豐陵未成卒贈吏部尚書萬石頗涉學善音律上元中遷累太常少卿當時郊廟燕會樂曲皆萬石與太史令姚元辯增損之號任職始萬石奏太樂博士弟子遭喪者先無它業請以卒哭追集侍御史劉思立劾奏萬石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睦親化人莫善於孝所以三年之禮天下通喪今遣音聲人釋服爲樂帶經治音豈以小人不能執禮遂欲約爲非法萬石官太常首紊風化請付吏論罪高宗方委任萬石罷其奏後知吏部選事卒于官

贊曰王者用人非難盡其才之為難觀太宗之責任也謀斯從言斯聽才斯奮洞然不疑故人臣未始遺力天子高拱操成功致太平矣始皆奮亡命布衣嬪然列置上袞薛收雖蚤天帝本以中書令待之御臣之方顧不善哉挺晚節流落蓋有致而然

王薛馬

第二十三終

唐書九十八

唐書九十八

二李戴劉崔列傳第二十四

唐書九十九

唐書九十九

李綱字文紀觀州蓨人少慷慨尚風節始名瑗慕張綱為人改焉仕周為齊王憲參軍事宣帝將殺憲召僚屬誣左其罪綱矢死無撓辭及憲誅露車載尸故吏犇匿綱撫棺號慟為瘞訖乃去事隋為太子洗馬太子勇宴宮臣左庶子唐令則奏琵琶又歌武媚娘曲綱曰令則官調護乃自比倡優進淫聲惑視聽誠使上聞之豈不為殿下累乎臣請正其罪勇曰置之我欲為樂耳後勇廢文帝切讓官屬無敢對綱獨曰陛下不素教故太子至此太子資中人得賢者輔而善得不肖導而惡奈何歌舞鷹犬纖兒使日侍側何特太子罪邪帝曰以汝為洗馬何不擇人綱曰臣非東宮得言者帝曰朕過矣擢尚書右丞時楊素蘇威用事綱据正不詭迎隨素等參憾會大將軍劉方討林邑素言林邑多珍寶非綱不可任遂

署行軍司馬方揣素指數危辱之幾殆軍還不得調稍除齊王府司馬復詔出南海應接林邑久不召乃身入奏威劾綱擅去所部以屬吏會赦免屏居鄆大業末賊帥何潘仁劫爲長史高祖平京師綱上謁授丞相府司錄參軍封新昌縣公領選舉受禪拜禮部尚書兼太子詹事齊王元吉爲并州總管縱左右攘奪民愁苦宇文歆諫不聽騰狀顯言王坐免俄而復留下危惴劉武周入太原元吉懼棄軍奔京師并州陷帝怒謂綱曰王年少不習事故以歆及竇誕佐之太原興王地兵十萬粟支十年奈何一旦棄去歆建此計我當斬于軍綱曰王過惡誕養成之歆事王淺有闕必諍今賴歆計使陛下不失愛子且有功又可加罪乎翼日帝悟引綱升御榻勞曰卿不言我幾濫罰於是釋歆然猶貸誕也帝以舞工安叱奴爲散騎常侍綱諫曰周家均工樂胥不得預士伍雖復妙如

師襄才如子野皆繼世不易業故魏武使禰衡擊鼓衡先解朝衣曰不敢以先王法服爲伶人衣齊高緯封曹妙達爲王以安馬駒開府有國家者可爲鑒戒今新造天下開太平之基功臣賞未及徧高才猶伏草茅而先令舞胡鳴玉曳組位五品趨丹地殆非創業垂統貽子孫之道也帝不納綱在東宮太子建成尤加禮嘗游溫湯綱疾不從有進魚者太子使膾之唐儉趙元楷自言其能太子曰操刀膾鯉和鼎味公等善之若粥諧審諭固屬綱矣遣使賜絹二百匹後太子寔狎亡賴猜間朝廷綱頻諫不見聽遂乞骸骨帝罵曰卿爲潘仁長史而羞朕尚書邪綱頓首曰潘仁賊也志殘殺然每諫輒止爲其長史故無愧陛下功成厚自伐臣言如持水內石敢久爲尚書乎且臣事東宮東宮又與臣忤是以上印綬帝謝曰知公直士幸卒輔吾兒乃拜太子少保尚書詹事如故綱上

日  
書太子曰綱老矣幸未就木備位保傳冀得效愚鄙曰殿下飲酒  
過量非養生之道凡爲人子務孝謹以慰上心不宜聽受邪說與  
朝廷生甚間太子覽書不懌所爲益縱綱悒悒不自賴固請老優  
詔解尚書帝以綱隋名臣手敕未嘗名貞觀四年復爲少師以足  
疾賜步輿聽乘至閣問以政事詣東宮太子承乾爲拜每聽政必  
詔綱與房玄齡王珪侍坐嘗言曰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古人  
爲難綱以爲易故發言陳事毅然不可奪及疾帝遣玄齡至家存  
問明年卒年八十五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貞太子爲立碑初齊  
王憲女嫠居綱厚恤之及卒女被髮號哭如喪其親然綱在隋宦  
不進筮之得鼎筮人曰君當爲卿輔然待易姓乃如志仕不知退  
折足爲敗故綱雖顯於唐數稱疾辭位云孫安仁安靜安仁永徽  
中爲太子左庶子太子忠廢還邸寮屬奔散獨安仁泣拜而去終

恒州刺史安靜天授中爲右衛將軍武氏革命羣臣皆勸進安靜  
獨無所請及收繫獄來俊臣問狀安靜曰正以我唐舊臣殺之可  
也若詰其狀吾誰欺俊臣誣殺之會昌中錄忠臣後訪子孫已絕  
乃贈安靜太子少師自綱五世同居安仁安靜復以義烈聞世稱  
李氏不衰

李大亮京兆涇陽人祖琰爲魏度支尚書大亮有文武才略隋末  
署龐玉行軍兵曹李密寇東都玉戰敗大亮被禽賊將張弼異之  
就執百餘人皆死獨釋大亮引與語遂定交高祖入關大亮自歸  
授土門令方歲饑境多盜賊大亮招亡散撫貧瘠賣所乘馬稍稍  
資業之勸墾田歲大熟間出擊盜所至輒平秦王行北境下書獎  
勞賜馬五乘帛五十段頃之胡賊大至大亮度不能拒乃單馬詣  
營說豪帥爲分別禍福賊衆感服遂相率降大亮殺所乘馬與之



食至步而返帝聞之悅擢金州總管府司馬王弘烈據襄陽詔大亮安撫樊鄧因圖之進擊下十餘城遷安州刺史復使徇廣州至九江會輔公祐反以計禽其將張善安公祐方圍猷州刺史左難當固守大亮率兵擊走之遷越州都督貞觀初徙交州封武陽縣男召授太府卿復出涼州都督嘗有臺使見名鷹諷大亮獻之大亮密表曰陛下絕畋獵久矣而使者求鷹信陛下意邪乃乖昔旨如其擅求是使非其才太宗報書曰有臣如此朕何憂古人以一言之重訂千金今賜胡瓶一雖亡千鎰乃朕所自御又賜荀悅漢紀曰悅論議深博極爲政之體公宜繹味之時突厥亡帝遂欲懷四夷諸部降者人賜袍一領帛五匹首領拜將軍中郎將列五品者羸百負又置降胡河南詔大亮爲西北道安撫大使使以綏大度設拓設泥熟特勒及七姓種落之未附者峙糧積口賑其飢大

亮上言臣聞欲綏遠者必自近中國天下本根四夷猶枝葉也殘本根厚枝葉而曰求安未之有也屬者突厥傾國入朝陛下不卽俘江淮變其俗而加賜物帛悉官之引處內地豈久安計哉今伊吾雖臣遠在荒鹵臣以爲諸稱藩請附者宜羈縻受之使居塞外畏威懷德永爲藩臣謂之荒服者故臣而不內所謂行虛惠收實福河西積困夷狄州縣蕭條加因隋亂殘耗已甚臣愚願停招慰省勞役使邊人得就農晦此中國利也帝納其計八年爲劔南道巡省大使會討吐谷渾爲河東道行軍總管與李靖俱出北道涉青海觀河源與虜遇蜀渾山大戰破之俘其名王獲雜畜數萬進爵爲公拜右衛大將軍晉王爲皇太子詔大亮兼右衛率又兼工部尚書身三職宿衛兩宮每番直常假寐帝勞曰公在我得酣臥十八年幸洛陽詔副房玄齡居守玄齡稱有王陵周勃節可倚大

事俄寢疾帝親和藥驛賜之臨終表請罷遼東役又言京師宗廟所在願以關中爲意就橐歎曰吾聞男子不死婦人手命屏左右言終卒年五十九將斂家無珠玉爲舍惟貯米五斛布三十端帝哭爲慟贈兵部尚書秦州都督諡曰懿陪葬昭陵大亮性忠謹外若不能言而內剛烈不可干非其義對天子爭是非無回撓至妻子未始見墮容事兄嫂以禮聞位通顯居陋狹甚在越州寫書數百卷及去留都督署初破公祐以功賜奴婢百口謂曰而曹皆衣冠子女不幸破亡吾何忍錄而爲隸乎縱遣之高祖聞咨美更賜俚婢二十後破吐谷渾復賜奴婢百五十口悉以遺親戚葬宗族無後者三十餘柩皆襚加焉嘗以張弼脫其死及貴念有以報之時弼爲將作丞匿不見大亮求之不能得一日識諸涂持弼泣悉推家財與之弼拒不受乃言於帝曰臣及事陛下張弼力也願悉

臣官爵授之帝爲遷弼中郎將代州都督世皆賢大亮能報而多弼不自代也歿後所育孤姓爲大亮行服如所親者十餘人兄子道裕貞觀末爲將作匠有告張亮反者詔百官議皆言亮當誅獨道裕謂反形未具帝怒不暇省斬之歲餘刑部侍郎缺宰相屢進名不可帝曰朕得之矣是嘗議張亮者朕時雖不從今尚悔之遂命道裕終大理卿大亮族孫迴秀

迴秀字茂之及進士第又中英才傑出科調相州參軍事累轉考功員外郎武后愛其才遷鳳閣舍人大定初檢校夏官侍郎仍領選銓汰文武號稱職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張易之兄弟貴驕因撓意諧媚士論頓減俄坐賊貶廬州刺史易之誅貶衡州長史中宗卽位召授將作少監累遷鴻臚卿修文館學士出朔方道行軍大總管還拜兵部尚書卒年五十贈侍中迴秀少聰悟多通賓客

喜飲酒雖多不亂當時稱其風流母少賤妻嘗詈媵婢母聞不樂  
迴秀卽出其妻或問之答曰娶婦要欲事姑苟違顏色何可留武  
后嘗遣內人候其母或迎置宮中後所居堂產芝草犬乳鄰猫中  
宗以爲孝感旌大門閭子齊損開元中以謀逆誅

戴胄字玄胤相州安陽人性堅正幹局明彊善簿最隋末爲門下  
錄事納言蘇威黃門侍郎裴矩厚禮之爲越王侗給事郎王世充  
謀篡胄說曰君臣大分均父子休戚同之公當社稷之任與存與  
亡正在今日願尊輔王室擬伊周以幸天下世充詭曰善俄脅九  
錫胄又切諫不納出爲鄭州長史使與王行本守武牢秦王攻拔  
之引爲府士曹參軍封武昌縣男大理少卿缺太宗曰大理人命  
所繫胄清直其人哉卽日命胄長孫无忌被召不解佩刀入東上  
閣尚書右僕射封德彝論監門校尉不覺罪死當无忌贖胄曰校

校與无忌罪均臣子於尊極不稱誤法著御湯劑飲食舟船雖誤  
皆死陛下錄无忌功原之可也若罰无忌殺校尉不可謂刑帝曰  
法爲天下公朕安得阿親戚詔復議德彝固執帝將可胄曰不然  
校尉緣无忌以致罪法當輕若皆誤不得獨死繇是與校尉皆免  
時選者盛集有詭資蔭冒牒取調者詔許自首不首罪當死俄有  
詐得者獄具胄以法當流帝曰朕詔不首者死而今當流是示天  
下不以信卿責獄邪胄曰陛下登殺之非臣所及旣屬臣敢虧法  
乎帝曰卿自守法而使我失信奈何胄曰法者布大信於人言乃  
一時喜怒所發陛下以一朝忿將殺之旣知不可而寘于法此忍  
小忿存大信也若阿忿違信臣爲陛下惜之帝大感寤從其言胄  
犯顏據正數矣參處法意至析秋豪隨類指擿言若泉湧帝益重  
之遷尚書左丞矜其貧特詔賜錢十萬會僕射蕭瑀免封德彝卒

帝謂胄曰尚書總綱維失一事天下有受其弊者今以令僕委卿宜副朕舉胄明敏長于操決無宿疑議者美其振職謂武德以來始無其輩復拜諫議大夫與魏徵更日供奉進民部尚書杜如晦遺言請以選舉委胄由是檢校吏部尚書然好抑文雅辨法吏時以寡學爲訾貞觀四年以本官參豫朝政進爵郡公帝將修復洛陽宮胄上疏諫曰比關中河外置軍團疆夫富室悉爲兵九成之役又興司農將作見丁無幾大亂之後戶口單破一人就役舉室捐業籍軍者督戎仗課役者責糧齎竭貲經紀猶不能濟七月以來霖潦未止濱河南北田正洿下年之有亡未可知壯者盡行賦調不給則帑藏虛矣今宮殿足庇風雨容羽衛數年後成猶不謂晚何憚而遽自生勞擾邪帝覽奏罷役胄所敷內緣政得失咸有可觀奏已卽削橐祕外莫知帝嘗謂左右曰胄於我非肺腑親然事之機切無不聞惟其忠槩所激耳七年卒帝爲舉哀贈尚書右僕射追封道國公諡曰忠以第舍陋不容祭詔有司爲立廟聘其女爲道王妃房玄齡魏徵與胄善每至生平故處輒流涕胄無子以兄子至德爲後

至德乾封中累遷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閱十數年父子繼爲宰相世詫其榮高宗嘗爲飛帛書賜侍臣賜至德曰汎洪源俟舟楫郝處俊曰飛九霄假六翮李敬玄曰資啓沃罄丹誠崔知悌曰竭忠節贊皇猷皆見意於辭云遷尚書右僕射時劉仁軌爲左人有所訴率優容之至德乃詰究本末理直者密爲奏終不顯私恩由是當時多稱仁軌者號仁軌爲解事僕射嘗更日聽訟有嫗詣省至德已收牒嫗乃復取曰初以爲解事僕射今乃非是至德笑還之人伏其長者或以問至德答曰慶賞刑罰人主之柄爲臣豈

得與人主爭也。帝知歎美之。儀鳳四年卒。詔百官哭其第。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大都督。諡曰恭。

劉洎字思道。荊州江陵人。初爲蕭銑黃門侍郎。南略地嶺表。下五十城未還。而銑敗。遂以城自歸。授南康州都督府長史。貞觀七年。擢給事中。封清苑縣男。轉治書侍御史。於時尚書省。詔敕稽壅。按成復下。彌年不能決。洎言。尚書萬機。本貞觀初。未有令僕。職併務繁。左丞戴胄。右丞魏徵。應事彈舉。無所回撓。百司震肅。不敢懈比者。勲親在位。品非其任。功勢相傾。雖欲自彊。先懼囂謗。故郎中嘿奪。惟事咨稟。尚書依違。不得專裁。筦轄玩弛。綱紀不振。今宜精選左右丞。兩司郎中。使皆得人。非惟救曠滯之弊。固當矯拂趨競也。未幾。拜尚書右丞。洎健于職。於是尚書復治。如徵時。累加銀青光祿大夫。散騎常侍。攝黃門侍郎。太宗好持論。與公卿言古今事。必

其乃本作求

往復難詰。究臧否。洎諫曰。帝王之與臣庶。聖哲之與庸愚。等級遼絕。勢不倫擬。故課愚對聖。持卑抗尊。雖思自彊。不可得已。陛下降慈旨。假柔顏。虚心聽納。猶恐羣臣惴縮。不敢進。況以神機天辯。飾辭援古。而迤其議哉。夫天以無言爲尊。聖以不言爲德。皆弗欲煩也。且多記損心。多語耗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無覺。久且爲弊。且今之雍平。陛下力行所至耳。欲其長久。匪由辨博。但當忘愛憎。慎取舍。若貞觀初。可矣。手詔答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雖然。驕人輕物。恐由權論致之。若形神心氣。不爲勞也。皇太子初立。洎謂宜尊賢重道。上書曰。太子宗祧。是繫善惡之習。興亡在焉。弗勤于始。將悔于末。故鼂錯上書。令通政術。賈誼奏計。務知禮教。今太子孝友仁愛。挺自天姿。然春秋鼎盛。學當有漸。以陛下多才多藝。尚垂精厲志。以博異聞。而太子優游。坐棄白日。陛下每退

朝引見羣臣訪以今古咨以得失而太子處內不接正人不聞正論臣所未諭古者問安而退以廣敬也異宮而處以遠嫌也間者太子一入侍逾旬不出師傳寮家具負而已非所謂愛之也臣愚以爲授以良書娛以佳賓使耳所未聞睹所未見儲德愈光羣生之福也帝於是敕洎與岑文本馬周遞日直東宮帝嘗怒苑西監穆裕有詔斬朝堂皇太子驟諫帝喜曰朕始得魏徵朝夕進諫徵亡劉洎岑文本馬周褚遂良繼之兒在吾膝前見朕悅諫熟矣故有今日言也誠習以性成哉稍遷侍中帝忽謂羣臣曰朕今欲聞已過卿等爲朕言之長孫无忌李勣楊師道同辭對曰陛下以盛德致太平臣等愚不見其過洎曰然頃上書有不稱旨或面窮詰無不羞汗恐非所以進言者路帝曰卿言善朕能改之及征遼東詔兼太子左庶子檢校民部尚書輔皇太子監國帝曰以卿輔太

子社稷安危在焉宜識朕意洎曰願無憂即大臣有罪臣謹按法誅之帝怪其語謬戒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卿性疎而果恐以此敗洎與褚遂良不相中帝還不豫洎與馬周入候出見遂良泣曰上體患癰殊可懼遂良即誣奏洎曰國家不足慮正當輔少主行伊霍事大臣有異者誅之帝愈召洎問狀洎引馬周爲左遂良執不已帝惑之乃賜死方死時索筆牘欲自言有司不敢與帝後知之有司皆得罪顯慶中其子弘業詣闕訴遂良譖死狀李義府右之高宗問近臣給事中樂彥瑋曰辨之是暴先帝過刑事寢文明初詔復官爵彥瑋字德珪長安人麟德元年以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數月罷爲大司憲卒贈齊州都督贊曰劉洎之才之烈易所謂王臣蹇蹇者然性剛疏輔太子欲身任安危以言掩其衆爲媚忌所乘卒陷罪誅嗚呼以太宗之明蔽

於所忿洎之忠不能自申於上況其下哉古人以言爲戒可不慎歟

崔仁師定州安喜人武德初擢制舉調管州錄事參軍陳叔達薦仁師才任史官遷右武衛錄事參軍與修梁魏史貞觀初改殿中侍御史時青州有男子謀逆有司捕支黨繫係填獄詔仁師按覆始至悉去囚械爲具食飲湯瀋以情訊之坐止魁惡十餘人它悉原縱大理少卿孫伏伽謂曰原雪者衆誰肯讓死就決而事變奈何仁師曰治獄主仁恕故諺稱殺人則足亦皆有禮豈有知枉不申爲身謀哉使吾以一介易十囚命固吾願也及敕使覆訊諸囚咸叩頭曰崔公仁恕必無枉者舉無異辭由是知名遷度支郎中嘗口陳移用費數千名太宗怪之詔黃門侍郎杜正倫持簿使仁師對唱無一謬帝竒之時校書郎王玄度注尚書毛詩抵孔鄭舊

學請遂廢詔諸儒大議博士以下不能詰河間王孝恭請與孔鄭並行仁師以玄度不經條不合大義者奏之玄度報罷遷給事中時有司以律反逆者緣坐兄弟沒官爲輕詔八坐議咸言漢魏晉謀反夷三族請改從死仁師曰父子天屬足累其心此而不恤何愛兄弟房玄齡曰祖有蔭孫義則孫祖親重而兄弟屬輕今應重者流而輕者死非用刑意遂不改後密請魏王爲太子失帝旨左遷鴻臚少卿稍進民部侍郎及征遼東副韋挺知海運又別知河南漕事仁師以漕路回遠恐所輸不時至以便宜發近海租賦餉軍坐運卒亡命不以聞除名帝還至中山起爲中書舍人檢校刑部侍郎幸翠微宮上清暑賦以諷帝稱善賜帛五十段二十二年遷中書侍郎參知機務被遇尤渥中書令褚遂良忌之會有伏閣訴者仁師不時上帝大怒流連州永徽初授簡州刺史卒子挹挹

子湜

湜字澄瀾少以文詞稱第進士擢累左補闕稍遷考功員外郎時桓彥範等當國畏武三思甚構引湜使陰灼其姦中宗稍疏功臣三思日益寵湜反以彥範等計告三思驟遷中書舍人彥範等被徙又說三思速殺之以絕人望三思問誰可使者乃進其外兄周利貞利貞往彥範等皆死擢利貞御史中丞湜附託昭容上官氏數與宣淫於外景龍二年遷兵部侍郎而挹爲禮部侍郎武德以來父子同爲侍郎惟挹湜云俄拜中書侍郎檢校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鄭愔同典選納賂遺銓品無序爲御史李尚隱劾奏貶江州司馬上官與安樂公主從中申護之改襄州刺史未幾入爲尚書左丞韋氏稱制復以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睿宗立出爲華州刺史俄除太子詹事初湜建言山南可引丹水通

漕至商州自商鑿山出石門抵北藍田可通輓道中宗以湜充使開大昌關役徒數萬死者十五禁舊道不得行而新道爲夏潦奔厯數摧墜不通至是論功加銀青光祿大夫景雲中太平公主引爲同中書門下三品進拜中書令時挹以戶部尚書得謝而性貪數爲人請託以干湜湜多不從由是父子相失玄宗在東宮數至其第申款密湜陰附主時人危之爲寒毛門下客獻海鷗賦以諷湜稱善而不自悛帝將誅蕭至忠等召湜示腹心弟澄諫曰上有所問慎無隱湜不從及見對問失旨至忠等誅湜徙嶺外時雍州長史李晉亦坐誅歎曰此本湜謀今我死而湜生何也又宮人元稱嘗與湜謀進魮於帝追及荊州賜死年四十三初在襄州與譙王數相問遺王敗湜當死賴劉幽求張說護免及爲宰相陷幽求嶺表密諷廣州都督周利貞殺之不克又與太平公主逐張說其



猜毒詭險殆天性雖虜虺不若也與弟液澄從兄淮並以文翰居要官每宴私自比東晉王謝嘗曰吾一門入仕歷官未嘗不爲第一丈夫當先據要路以制人豈能默默受制於人哉故進趣不已至於敗湜執政時年三十八嘗暮出端門緩轡諷詩張說見之歎曰文與位固可致其年不可及也

液字潤甫尤工五言詩湜歎因字呼曰海子我家龜龍也官至殿中侍御史坐湜當流亡命郢州作幽征賦以見意詞甚典麗遇赦還卒子論有吏幹乾元中爲州刺史以治行稱大曆末遷同州刺史爲黜陟使庾何所按議者不直何故復用爲衢州刺史德宗以舊族耆年擢大理卿卒

澄本名滌玄宗改焉帝在藩與同里居出潞州賓友餞者止國門而澄獨從至華及卽位寵昵甚湜旣誅帝仍念之用爲祕書監開元二年欲贈其父挹吏部尚書宰相持不可遂用四品禮葬贈和州刺史澄侍左右與諸王不讓席坐性滑稽善辯帝恐漏禁中語以慎密字親署笏端累遷金紫光祿大夫封安喜縣子卒贈兗州刺史

二李戴劉崔列傳第二十四終

唐書九十九

唐書九十九

陳楊封裴字文鄭權閻蔣章姜張列傳第二十五 唐書一百  
陳叔達字子聰陳宣帝子也少封義陽王歷丹楊尹都官尚書入  
隋久不試大業中授內史舍人出爲絳郡通守高祖西師以郡聽  
命授丞相府主簿封漢東郡公與溫大雅同筦機祕方禪代時書  
冊誥詔皆其筆也武德初授黃門侍郎判納言封江國公叔達明  
辯善爲容每占奏搢紳屬目江左士客長安或汨振多薦諸朝嘗  
賜食得蒲陶不舉帝問之對曰臣母病渴求不能致願歸奉之帝  
流涕曰卿有母遺乎因賜之又賚物百段貞觀初與蕭瑀爭殿中  
坐忿諍不恭免官未幾居母喪又有疾太宗憂之遣使禁卻弔者  
喪除爲遂州都督病不拜頃之擢禮部尚書始太子建成等閱間  
太宗帝惑之叔達極意救辯至是謂曰武德內難卿有讜言故以  
此報叔達謝曰豈獨爲陛下乃社稷計耳後閻薄汗漫爲有司露

劾帝以名臣爲護掩授散秩歸第卒諡曰繆久之贈戶部尚書更諡曰忠

楊恭仁隋觀王雄子也仁壽中累遷甘州刺史臨事不苛細徼人安之文帝謂雄曰匪特朕得人乃卿善教子矣大業初轉吏部侍郎楊玄感叛詔率兵經略與玄感戰破陵敗之遂與屈突通追獲賊煬帝召見曰比聞與賊戰尤力向但知卿奉法而乃勇決如此朕用自愧蘇威曰仁者必有勇殆謂此邪時威及宇文述裴蘊裴矩參掌選事皆受賕不法恭仁素廉正故惡之出爲河南道大使使捕寇賊至譙郡爲朱粲所敗奔江都字文化及弒逆署吏部尚書爲化及守魏縣元寶藏執送京師高祖素知之授黃門侍郎封觀國公尋爲涼州總管恭仁久乘邊習種落情僞悉心綏慰由葱嶺以東皆奉貢贄就加納言突厥頡利率衆數萬獵其境恭仁應

機設拒張疑屯虛幟示之頡利懼而走瓜州刺史賀拔行威叛朝廷未卽討恭仁募趨溫倍道進賊不虞其來遂克二城縱所俘還之衆感悅遂相與縛行威降召拜吏部尚書兼中書令檢校涼州諸軍事遷左衛大將軍武德末拜雍州牧楊州大都督府長史遷洛州都督太宗勞謂曰洛陽要重朕子弟不爲少恐非所任故以委公恭仁性冲厚以禮自閑衛未嘗與物忤時人方漢石慶旣貴不以勢尚人故譽望益重病乞骸骨詔以特進歸第卒贈潭州都督陪葬昭陵諡曰孝子思訓襲爵顯慶中歷右屯衛將軍從高宗幸并州右衛大將軍慕容寶節夜邀思訓與謀亂思訓不敢對寶節懼毒酒以進思訓死妻訴之流寶節嶺表至龍門追斬之乃詔以寘毒人者重其法思訓孫脊交尚長寧公主豫誅張易之賜實封五百戶神龍中爲祕書監貶絳州別駕

師道字景猷恭仁弟清警有才思客洛陽爲王世充所拘間歸高祖授上儀同爲備身左右尚桂陽公主除吏部侍郎改太常卿封安德郡公貞觀十年拜侍中參豫朝政親遇隆渥性周謹未嘗語禁省事嘗曰吾讀孔光傳想其餘風或庶幾云太宗數訪羣臣才行師道雖有所推進而乏甄品久之遷中書令太子承乾得罪詔與長孫无忌等雜治其獄師道妻異姓子趙節與承乾通謀乃微諷帝欲活之帝怒罷爲吏部尚書師道起貴胄四海人物非所練悉至銓署專抑勢貴親黨以遠嫌用人多違其才不爲時所稱帝亦曰師道資性純淑自應無過而實怯懦罕更事緩急不得其力從征高麗攝中書令軍還頗不職改工部尚書復爲太常卿師道善草隸工詩每與有名士燕集歌詠自適帝見其詩爲擿諷嗟賞後賜宴帝曰聞公每酣賞捉筆賦詩如宿構者試爲朕爲之師道

再拜少選輒成無所竄定一坐嗟伏卒贈吏部尚書并州都督諡曰懿陪葬昭陵詔爲立碑子豫之尚巢王元吉女壽春縣主居母喪與永嘉公主亂爲主壻竇奉節所殺

執柔恭仁從孫歷地官尚書武后母卽恭仁叔父達之女及臨朝武承嗣攸寧相繼用事后曰要欲我家及外氏常一人爲宰相乃以執柔同中書門下三品未幾卒弟執一亦以誅張易之功封河東郡公累官右金吾衛大將軍始雄在隋以同姓貴自武德後恭仁兄弟名位益盛又以武后外家尊寵凡尚主者三人女爲王妃五人贈皇后一人三品以上者二十餘人

封倫字德彝以字顯觀州脩人祖隆北齊太子太保倫年方少舅盧思道曰是兒識略過人當自致卿相隋開皇末江南亂內史令楊素討之署倫行軍記室泊海上素召計事倫墜水免易衣以見

訖不言久乃素知問故謝曰私事也所不敢白素異其爲以從姝妻之素營仁壽宮表爲土工監規構鴻侈宮成文帝怒曰素殫百姓力爲吾悖怨天下素大懼倫曰母恐皇后至自當免明日帝果勞素曰公知吾夫婦老無以自娛樂而盛飾此宮邪因大悅素退問何料而知儉曰上節儉故始見必怒然雅聽后言后婦人惟侈麗是好后悅則帝安矣素曰吾不及也素負才勢多所凌藉惟於倫降禮賞接或與論天下事袞袞不勸每撫其牀曰封郎終當據此薦之帝擢內史舍人虞世基得幸煬帝然不悉吏事處可失宜倫陰爲裁畫內以諂承主意百官章奏若忤旨則寢不聞外以峻文繩天下有功當賞輒抑不行由是世基之寵日隆而隋政日壞矣宇文化及亂持帝出宮使倫數帝罪帝曰卿士人何至是倫羞縮去化及署爲內史令從至聊城知化及敗乃結士及得出護餉

道化及死遂與士及來降高祖知其諧附逆黨方切讓使就舍倫以祕策干帝帝悅更拜內史舍人遷侍郎兼內史令秦王討王世充命倫參謀軍事時兵久不決帝欲班師王遣倫西見帝曰賊地雖多羈縻不相使所用命者洛陽爾計窮力屈死在旦暮今解而西則賊勢磐結後難以圖帝納之賊平帝謂侍臣曰始議東討時多沮解者唯秦王謂必克倫贊其行雖張華叶策晉武亦何以加於是封平原縣公判天策府司馬初竇建德援洛陽將趣虎牢倫與蕭瑀諫不可至是人賀王笑曰不用公言今日幸而捷豈智者千慮或有失乎倫謝素不及頃之突厥寇太原且遣使和親帝問計羣臣咸請許之可紆戰倫曰不然彼有輕中國心謂我不能戰若乘其怠擊之勢必勝勝而後和威德兩全今雖不戰後必復來臣以爲擊之便詔可尋檢校吏部尚書進封趙國公徙密國太宗

立拜尚書右僕射實封六百戶始倫之歸蕭瑀數薦之及是瑀爲左僕射每議事倫初監定至帝前輒變易由是有隙貞觀元年遘疾臥尚書省帝親臨視命尚輦送還第卒年六十贈司空諡曰明倫資險佞內挾數刺人主意陰導而陽合之外謹順居處衣服陋素而交官府賄贈狼籍然善矯飾居之自如人莫能探其膺肺隱刺之亂數進忠策太宗以爲誠橫賜累萬又密言於高祖曰秦王恃功頡頏太子下若不蚤立則亟圖之情白太子曰爲四海不顧其親乞羹者謂何及高祖議廢立倫固諫止當時語祕無知者卒後事寢聞十七年治書侍御史唐臨追劾姦狀帝下其議百官民部尚書唐倫等議倫寵極生前而罪暴身後所歷官不可盡奪請還贈改諡以懲儉壬有詔奪司空削食封改諡爲繆子言道尚淮南長公主官至宋州刺史

裴矩字弘大絳州聞喜人父訥之爲齊太子舍人矩在乳而孤及長好學有文藻智數再補高平王文學齊亡不得調隋高祖爲定州總管召補記室以母憂去職高祖已受禪遷給事郎奏舍人事帝伐陳爲元帥記室江左平詔矩巡撫嶺南未行而高智慧等亂道不通帝難其遣矩請速進許之次南康得兵數千人是時俚帥王仲宣逼廣州遣別將圍東衡州矩與將軍鹿愿赴之賊立九壁屯大庾嶺矩進擊破之賊懼釋東衡州之圍據愿長嶺又擊破之斬其帥自南海趣廣州仲宣懼潰去綏集二十餘州承制署渠帥爲刺史縣令還報帝大悅詔升殿勞苦之拜開府爵聞喜縣公賜賚異等遷累內史侍郎時突厥彊盛都藍與突利構難屢犯塞詔太平公史萬歲爲行軍總管出定襄道以矩爲長史破達頭可汗而萬歲誅矩功不見錄還爲尚書左丞渠吏部侍郎名稱職煬帝

時西域諸國悉至張掖交市帝令矩護視矩知帝勤遠略乃訪諸商胡國俗山川險易撰西域圖記三篇合四十四國凡裂三道北道起伊吾徑蒲類鐵勒突厥可汗廷亂北流河至拂菻中道起高昌焉耆龜茲疏勒踰葱嶺發汗蘇對沙那康曹何大小安穆諸國至波斯南道起鄯善于闐朱俱波喝槃陀亦度葱嶺涉護密吐火羅挹怛怛延漕國至北婆羅門皆竟西海諸國亦自有空道交通既還奏之帝引內矩問西方事矩盛言胡多瓌怪名寶俗土著易并吞帝由是甘心四夷委矩經略再遷黃門侍郎參豫朝政大業三年帝有事恒山西方來助祭者十餘國矩遣人說高昌伊吾等陷以厚利使人朝帝西巡燕支山高昌等二十七國謁道左皆使佩金玉服錦罽奏樂歌儺令士女盛飾縱觀亘數十里示中國疆富後遂破吐谷渾拓地數千里遣兵出戍歲委輸巨億萬計帝謂

矩有綏懷略擢銀青光祿大夫帝在東都矩以蠻夷朝貢踵至諷帝悉召天下奇倡怪伎大陳端門前曳錦縠珥金琲者十餘萬詔百官都人列繒樓幔閣夾道被服光麗廕邸皆供帳池酒林葢譯長縱蠻夷與民貿易在所令邀飲食相娛樂蠻夷嗟咨謂中國爲仙晨帝所天子以爲誠謂宇文述牛弘曰矩所建白皆朕之志要未發矩輒先聞非悉心奉國疇能是邪又助城伊吾脅處羅入朝帝益喜賜貂裘西胡珍器從帝巡塞北幸啓民帳時高麗遣使先在突厥啓民引見帝矩因奏言高麗本孤竹國周以封箕子漢分三郡今乃不臣先帝疾之欲討久矣方陛下時安得不事今其使朝突厥及見啓民舉國臣服脅令人朝可致也請面詔其使令歸語王有如旅拒方率突厥誅之帝納焉高麗不聽命征遼自此始王師再臨遼皆從以勞加右光祿大夫時綱紀汨振宇文述虞世

基用事官以賄遷唯矩挺節無穢聲世頗稱之矩以始畢可汗衆漸盛建請以宗女嫁叱吉設建爲南面可汗分其勢叱吉不敢受始畢聞之稍怨望矩又言突厥淳陋易離間但內多羣胡教導之臣聞史蜀胡悉尤有謀幸於始畢請殺之帝曰善矩因詭計召胡受賜斬馬邑下報始畢曰史蜀胡悉背可汗我所共惡今旣誅之始畢知狀由是不朝後帝北巡始畢率騎十萬圍帝鴈門詔矩與虞世基宿朝堂待顧問圍解從幸江都宮時盜賊蜂結郡縣上奏不可計矩言于帝帝怒遣詣京師以疾解俄而高祖入關帝令虞世基問方略矩曰唯願陛下亟西天下定矣矩性勤謹未嘗忤物見天下方亂其待遇士尤厚雖廝役皆得其歡是時衛兵數逃去帝憂之以問矩矩曰今乘輿淹狩已二年諸驍果皆無家人無匹合則不久安臣請皆聽納室帝笑曰公定多智因詔矩盡召江都

女子孀家恣將士所欲卽配之人情翕然相悅曰裴公惠也宇文化及亂衆劫矩賊皆曰裴黃門無豫也旣而衆以秦王子浩爲帝詔矩爲侍內隨而北化及僭位署矩尚書右僕射爲河北道安撫大使又爲竇建德所獲建德以矩隋舊臣遇之厚建德起羣盜非有君臣制度矩爲略制朝儀不閱月憲章擬王者建德尊禮之建德敗來朝擢殿中侍御史爵安邑縣公累遷太子詹事檢校侍中時突厥數盜邊高祖遣使約西突厥連和突厥因請婚帝曰彼勢與我絕緩急不爲用奈何矩曰然北虜方熾歲苦邊若權順許以示外援須我完實更議之帝然其計隱太子敗餘黨保宮城不解秦王遣矩諭之乃聽命遷民部尚書太宗卽位疾貪吏欲痛懲又之乃間遣人遺諸曹一史受饋縑帝怒詔殺之矩曰吏受賕死固宜然陛下以計給之因卽行法所謂罔人以罪非道之以德之誼



帝悅爲羣臣言之曰矩遂能廷爭不面從物物若此天下有不治哉年八十精明不忘多識故事見重于時貞觀元年卒贈絳州刺史諡曰敬

宇文士及字仁人京兆長安人父述爲隋右衛大將軍開皇末以述勲封新城縣公文帝引入臥內與語奇之詔尚煬帝女南陽公主爲尚輦奉御從幸江都以父喪免起爲鴻臚少卿其兄化及謀弑逆以主壻忌之弗告已弑帝乃封蜀王初士及爲奉御而高祖任殿中少監雅自款結及從化及至黎陽帝手書召之士及亦遣家童間道走長安通諄勤且獻金環帝悅曰我嘗與士及共事今以此獻是將來矣化及兵日蹙士及勸歸命不從乃與封倫詭求督饜俄而化及敗於是濟北豪傑謀起齊兵擊竇建德以收河北觀形勢士及不納與倫等自歸帝讓之曰汝兄弟率思歸之人爲

軍

入關計爾時得我父子尚肯相假乎今欲何地自處士及謝曰臣罪當死但臣往在涿郡嘗與陛下夜論世事頃又奉所獻冀以此贖罪帝笑謂裴寂曰彼與我論天下事逮今六七年公等皆在其後時士及女弟爲昭儀有寵由是見親禮授上儀同從秦王平宋金剛錄功復隋舊封以宗室女妻之遷王府驃騎將可從討王世充等進爵郢國公武德八年權檢校侍中兼太子詹事王卽位拜中書令真食益州七百戶以本官檢校涼州都督時突厥數入寇士及欲立威以鎮耀邊鄙每出入盛陳兵衛又痛折節下士或告其反訊無狀召爲殿中監以疾改蒲州刺史政尚寬簡人皆宜之擢右衛大將軍太宗延入閣語或至夜分出遇休沐往往馳召士及益自謹其妻嘗問向遽召何所事士及卒不對帝嘗玩禁中樹曰此嘉木也士及從旁美歎帝正色曰魏徵常勸我遠佞人不識

佞人爲誰乃今信然謝曰南衙羣臣面折廷爭陛下不得舉手今臣幸在左右不少有將順雖貴爲天子亦何聊帝意解又嘗割肉以餅拭手帝屢目陽若不省徐啗之其機悟率類此後以雅舊別封一子新城縣公久之復爲殿中監卒贈左衛大將軍涼州都督陪葬昭陵士及撫幼弟孤兄子以友睦稱好周卹親戚故人然過自奉養服玩食飲必極豐侈有司諡曰恭黃門侍郎劉洎曰士及居家侈肆不可謂恭乃改曰縱

贊曰封倫裴矩其姦足以亡隋其知反以佐唐何哉惟姦人多才能與時而成敗也妖禽孽狐當晝則伏自如得夜乃爲之祥若倫僞行匿情死乃暴聞免兩觀之誅幸矣太宗知士及之佞爲游言自解亦不能斥彼中材之主求不惑于佞難哉

鄭善果鄭州滎澤人祖在魏爲顯家父誠周大將軍開封縣公討

尉遲迥戰死善果方九歲以死事子襲爵家人爲其幼弗告也及受詔號慟不自勝隋開皇初進封武德郡公年十四爲沂州刺史累轉魯郡太守善果母崔賢明曉政治嘗坐閤內聽善果處決或當理則悅有不可則引至牀下責媿之故善果所至有績號清吏嘗與武威太守樊子蓋考爲天下第一煬帝賜物千段黃金百兩再遷大理卿突厥圍帝鴈門以守禦功拜右光祿大夫從幸江都字文化及弒逆署民部尚書從至遼城淮安王神通攻之善果督戰中流矢神通解俄爲竇建德所獲王琮讓之曰公隋大臣自尊夫人亡名稱衰今以忠臣子爲逆賊徇命至傷夷謂何善果慙欲自殺或止之得不死建德不之禮乃歸神通送京師擢太子左庶子更封滎陽郡公數爲太子陳得失未幾檢校大理卿兼民部尚書奉法持正風績顯公卿間詔與裴寂等十人每奏事若侍得升

殿而從父兄元壽亦與時以爲榮坐事免會山東平持節爲招撫大使以選舉失實除名後歷刑部尚書貞觀初出爲歧州刺史以累去復拜江州刺史卒

元壽字德芳隋沛國公譚之子性察慧愛尚文藝以父功拜儀同襲爵累遷右衛將軍更封莘國公大業末出爲文城郡守高祖兵興遣將張綸西略地攻拔其城係致軍門釋之授太常卿與襄武王琛使突厥還爲參旗將軍元壽習軍旅事帝令教諸屯軍法劉武周將宋金剛與突厥處羅可汗犄角寇汾晉詔元壽諭罷可汗兵不聽乃進爲武周援會暴疾其下意元壽寘毒囚之處羅死頡利立留帳中數年帝既許可汗婚元壽始得還帝勞曰卿不辱於虜可輩蘇武張騫矣拜鴻臚卿母喪免會突厥提精騎數十萬身自將攻太原詔卽苦次起元壽持節往勞既至虜以不信咎中國

元壽隨語折讓無所屈徐乃數其背約突厥愧服因好謂頡利曰突厥得唐地無所用唐得突厥不可臣而使兩不爲用而相攻伐何哉今掠財資劫人口皆入所部可汗一不得豈若什旗接好則金玉重幣一歸可汗且唐有天下約可汗爲兄弟使駟銜筆於道今坐受其利不肯乃蔑德貽怨自取勞苦若何頡利當其言引還太宗賜書曰知公口伐可汗如約遂使邊火息燧朕何惜金石賜於公哉貞觀三年復使突厥還言夷狄以馬羊準盛衰今突厥六畜不蕃人色若菜牙內飯粟化爲血不三年必亡無幾突厥果敗後轉左武侯大將軍坐事免起爲宜州刺史以老致仕卒贈幽州刺史諡曰簡元壽幹敏所至常有譽五聘絕域危不脫終不自爲解然譯事後母不謹隋文帝嘗賜孝經愧勗之至元壽亦不以孝聞士醜其行從孫杲知名武后世終天官侍郎

權萬紀其先出天水後徙京兆爲萬年人父琢玠隋匡州刺史以  
愨愿聞萬紀悻直廉約自潮州刺史擢治書侍御史尚書右僕射  
房玄齡侍中王珪掌內外官考萬紀劾其不平太宗按狀珪不伏  
魏徵奏言房玄齡等皆大臣所考有私萬紀在考堂無訂正今而  
彈發非誠心爲國者帝乃置之然以爲不阿貴近繇是獎禮萬紀  
又建言宇文智及受隋恩賊殺其君萬世共棄今其子乃任千牛  
請斥屏以懲不軌帝從之萬紀與侍御史李仁發旣以言得進頗  
掉罄自肆衆情慄慄徵奏萬紀等闇大體詆訐彈射皆不實陛下  
收其一切遂敢附下罔上釣彊直名迷奪聖明以小謀大羣下離  
心如玄齡等且不得申况疎賤之臣哉帝寤徙萬紀散騎常侍而  
免仁發數年復召萬紀爲侍書御史卽奏言宜饒部中可鑿山冶  
銀歲取數百萬帝讓曰天子所乏嘉謀善政有益於下者公不推

賢進善乃以利規我欲方我漢桓靈邪斥使還第久之由御史中  
丞進尚書左丞出爲西韓州刺史徙吳王長史王畏其直善遇之  
齊王祐不奉法帝素竒萬紀能左右吳王者乃徙爲祐長史祐暱  
比羣小萬紀驟諫不入卽條過失以聞帝遣劉德威按問因召祐  
入朝祐恐與所嬖燕弘亮謀殺之而萬紀先引道祐遣弘亮馳馭  
騎追擊斬首殊支體投園中又殺典軍韋文振文振本以校尉從  
帝征伐以質謹自將帝使事祐典廐馬切諫不納輒見萬紀道之  
故祐內嘗忿疾萬紀死文振懼馳去追騎獲之祐平贈萬紀齊州  
都督武都郡公食二千戶諡曰敢文振左武衛將軍襄陽縣公食  
千戶萬紀子玄初高宗時兵部侍郎

懷恩萬紀族孫祖弘壽爲隋臨汾司倉書佐高祖平京師擢太僕  
卿盧國公卒諡曰恭故懷恩以蔭累遷尚乘奉御襲爵馭人安畢

羅爲高宗所寵見帝戲慢不恭懷恩奏事適見之退杖四十帝嗟賞曰良吏也擢萬年令賞罰明見惡輒取時語曰寧飲三斗塵無逢權懷恩其姿狀沈毅每盛服妻子不敢仰視更慶萊衛邢宋五州刺史洛州長史所居威名赫然吏重足立嘗過汴州時刺史楊德幹亦以嚴稱與懷恩名相埒汴橋新成立木中途止過車者懷恩適過之示德幹曰民不可止邪焉用此德幹慙服遷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卒從子楚璧爲左領軍衛兵曹參軍玄宗在東都楚璧乃與李迥秀子齊損陳倉尉盧玠左屯營長上折衝周履濟等謀反以兄子梁山詐爲襄王子號光帝擁營兵百餘夜入宮城欲劫留守王志愔不克遲明兵斬楚璧等傳首東都籍其家

閻讓字立德以字行京兆萬年人父毗爲隋殿內少監本以工藝進故立德與弟立本皆機巧有思武德初爲秦王府士曹參軍從平東都遷尚衣奉御制袞冕六服腰輿傘扇咸有典法貞觀初歷將作少匠大安縣男護治獻陵拜大匠文德皇后崩攝司空營昭陵坐弛職免起爲博州刺史太宗幸洛陽詔立德按爽塏建離宮清暑乃度地汝州西山控汝水睨廣成澤號襄城宮役凡百餘萬宮成煩燠不可居帝廢之以賜百姓坐免官未幾復爲大匠卽洪州造浮海大航五百艘遂從征遼攝殿中監規築土山破安市城師還至遼澤亘二百里淖不可通立德築道爲橋梁無留行帝悅賜予良厚又營翠微玉華二宮擢工部尚書帝崩復攝司空典陵事以勞進爵大安縣公永徽五年高宗幸萬年宮留守京師領徒四萬治京城卒贈吏部尚書并州都督陪葬昭陵諡曰康立本顯慶中以將作大匠代立德爲工部尚書總章元年以司平太常伯拜右相博陵縣男初太宗與侍臣泛舟春苑池見異鳥容

與波上悅之詔坐者賦詩而召立本侔狀閣外傳呼畫師閣立本  
是時已爲主爵郎中俯伏池左研吮丹粉望坐者羞悵流汗歸戒  
其子曰吾少讀書文辭不減儕輩今獨以畫見名與廝役等若曹  
慎毋習然性所好雖被訾屈亦不能罷也既輔政但以應務俗材  
無宰相器時姜恪以戰功擢左相故時人有左相宣威沙漠右相  
馳譽丹青之嘲咸亨元年官復舊名改中書令卒諡曰文貞

立德孫知微曾孫用之知微聖歷初爲豹韜衛將軍武后時突厥  
默啜請和親后遣知微攝春官尚書持金帛護送武延秀聘其女  
默啜怒非天子子囚延秀挾知微入寇趙定尊之如可汗以示華  
人自河以北蕭然朝廷以知微賣國夷其族知微不知逃還武后  
業已然乃曰惡臣疾子賜百官甘心焉於是骨斷鬻分非要職者  
不能得子則先以武三思壻免死玄宗在藩時以善割蒙寵開元

中有司奏擬供奉姚元崇以爲則先刑戮家又逆人姻屬不可留  
京師詔曰朕在外日嘗驅使宜令供奉用之初爲彭州參軍嘗攝  
錄事一日糾愆諺不法數十事太守以爲材後舉通事舍人累遷  
右衛郎將知引駕仗金吾將軍李質升殿不解刀呵卻之請按以  
法左右震悚始有司以三衛執扇登殿用之奏三衛皆趨悍不宜  
升陛邇御坐請以宦者代遂爲故事天寶中女爲義王玼妃終左  
金吾將軍

蔣儼常州義興人擢明經第爲右屯衛兵曹參軍太宗將伐高麗  
募爲使者人皆憚行儼奮曰以天子雄武四夷畏威蕞爾國敢圖  
王人有如不幸固吾死所也遂請行爲莫離支所囚以兵脅之不  
屈內窟室中高麗平乃得歸帝竒其節授朝散大夫爲幽州司馬  
劉祥道以巡察使到部表最狀擢會州刺史再遷殿中少監數陳

時政病利高宗輒優納進蒲州刺史戶產充夥訴犴積年不平前  
刺史踵以罪去儼至發隱禁姦號良二千石永隆二年以老致仕  
未幾復召爲太僕卿以父諱辭官徙太子右衛副率中宗在東宮  
儼數爭過失不見用自以總調護不應諫於是田游巖興處士爲  
洗馬太子所尊禮儼詒書責之曰太子年鼎盛聖道有所未盡足  
下受調護之寄居責言之地唯唯悠悠不出一談向使不食王粟  
僕何敢議今祿及親矣尚何酬塞遊巖愧不能荅儼尋徙右衛大  
將軍封義興縣子以太子詹事致仕卒年七十八中宗立以舊恩  
贈禮部尚書

韋弘機京兆萬年人祖元禮隋浙州刺史弘機仕貞觀時爲左千  
牛胄曹參軍使西突厥冊拜同俄設爲可汗會石國叛道梗三年  
不得歸裂裾錄所過諸國風俗物產爲西征記比還太宗問外國  
事卽上其書帝大悅擢朝散大夫累遷殿中監顯慶中爲檀州刺  
史以邊人陋僻不知文儒貴乃修學宮畫孔子七十二子漢晉名  
儒像自爲贊敦勸生徒繇是大化契苾何力討高麗次灤水會暴  
漲師留三日弘機輸給資糧軍無飢高宗善之擢司農少卿主東  
都營田苑宦者犯法杖乃奏帝嗟賞賜絹五十匹曰後有犯治之  
毋奏遷司農卿太子弘薨詔蒲州刺史李沖寂治陵成而玄堂阨  
不容終具將更爲之役者過期不遣衆怨夜燒營去帝詔弘機嗣  
作弘機令開隧左右爲四便房樽制禮物裁工程不多改作如期  
而辦帝嘗言兩都我東西宅然因隋宮室日什不完朕將更作奈  
財用何弘機卽言臣任司農十年省惜常費積三十萬緡以治宮  
室可不勞而成帝大悅詔兼將作少府二官督營繕初作宿羽高  
山等宮徙洛中橋於長夏門廢利涉橋人便之天子乃登洛北絕

岍延眺良久歎其美詔卽其地營宮所謂上陽者尚書左僕射劉  
仁軌謂侍御史狄仁傑曰古天子陂池臺榭皆深宮複禁不欲百  
姓見之恐傷其心而今列岍諺廊巨王城外豈愛君哉弘機猥曰  
天下有道百官奉職任輔弼者則思獻替事我乃府藏臣守官而  
已仁傑非之俄坐家人犯盜劾免官初東都方士朱欽遂爲武后  
所寵姦賊狼籍弘機白欽遂假中宮驅策依倚形勢虧紊皇明爲  
禍亂之漸帝遣中使慰諭敕毋漏言遂欽遂于邊后恨之永淳中  
帝幸東都至芳桂宮召弘機使白衣檢校園苑將復任之爲后掎  
而止終檢校司農少卿事孫岳子景駿景駿別傳

岳子武后時爲汝州司馬以辨治稱召授尚舍奉御入見后賞其  
能曰卿家事朕悉知之因問舊故至家人皆不忘出爲太原令以  
不習武固辭忤旨下遷宋州長史歷廬海等州刺史皆著風迹恩

嚴兩施睿宗立召爲殿中少監恩遇尤異竇懷貞等誅而岳子舊  
與經過爲姜皎所劾貶渠州別駕起授陝州刺史卒孫臯別有傳  
姜師度魏州魏人擢明經調丹陵尉龍岡令有清白稱神龍初試  
爲易州刺史河北道巡察兼支度營田使好興作始廝溝於薊門  
以限奚契丹循魏武帝故迹並海鑿平虜渠以通餉路罷海運省  
功多遷司農卿出爲陝州刺史太原倉水陸運所湊轉屬諸河師  
度使依高爲膺而注米于舟以故人不勞拜太子詹事玄宗徙營  
州治柳城拜營田支度修築使進爲河中尹安邑鹽池涸廢師度  
大發卒洫引其流置鹽屯公私收利不貲徙同州刺史又派洛灌  
朝邑河西二縣關河以灌通靈陂收棄地二千頃爲上田置十餘  
屯帝幸長春宮嘉其功下詔褒美加金紫光祿大夫賜帛三百匹  
進將作大匠左拾遺劉彤建權天下鹽鐵利內之官免貧民賦詔



戶部侍郎強循與師度並假御史中丞會諸道按察使議所以權  
之之法俄爲議者沮閣不行卒年七十餘師度喜渠漕所至繇役  
紛紜不能皆便然所就必爲後世利是時太史令傅孝忠以知星  
顯時爲語曰孝忠知仰天師度知相地嘲所嗜也

強循字季先鳳州人仕累雍州司士參軍華原無泉人畜多暍死  
循教人渠水以浸田一方利之號強公渠詔書褒予甚厚歷大理  
少卿太子右庶子爲政辦給不爲威嚴遇人盡信不疑然當時恨  
其少文云

張知謇字匪躬幽州方城人徙家岐兄弟五人知玄知晦知泰知  
默皆明經高第曉吏治清介有守公卿爭爲引重調露時知謇監  
察御史裏行知默左臺侍御史知謇歷十一州刺史所莅有威嚴  
武后降璽書存問萬歲通天中自德州刺史入計后奇其貌詔工

圖之稱其兄弟容而才謂之兩絕又門皆列戟白雀巢其廷后數  
寵賜知泰歷益州長史中臺左丞兵部侍郎封陳留縣公中宗在  
房州禁察苛嚴知謇與董玄質崔敬嗣繼爲刺史供擬保戴不少  
弛帝復位拜知謇左衛將軍加雲麾將軍封范陽郡公知泰御史  
臺大夫加銀青光祿大夫封漁陽郡公伯仲華首同貴時以爲榮  
知泰忤武三思故出爲并州刺史天兵軍使終魏州刺史諡曰定  
知謇歷東都副留守左右羽林大將軍同華州刺史大理卿致仕  
年八十開元時卒知謇敏且亮惡請謁求進士或不才冒位視之  
若仇每敕子孫經不明不得舉家法可稱云武后革命知泰奏置  
東都諸關十七所譏斂出入百姓驚駭樵米踊貴卒罷不用議者  
羞薄之知默與監察御史王守慎來俊臣周興掌詔獄數陷大臣  
守慎雖其甥惡鞫引之暴不得去請度爲浮屠后許之而知默卒

陷酷吏子孫禁錮為張氏羞知玄子景昇知秦子景佚開元中皆顯官

陳楊封裴宇文鄭權閻蔣章姜張列傳第二十五終 唐書一百

蕭瑀列傳第二十六

唐書一百一

唐書一百一

蕭瑀字時文後梁明帝子也九歲封新安王國除以女兄為隋晉王妃故入長安瑀愛經術善屬文性鯁急鄙遠浮華嘗以劉孝標辯命論詭悖不經乃著論非之以為人稟天地而生而謂之命至吉凶禍福則繫諸人今一於命非先王所以教人者通儒柳顧言諸葛頴歎曰是足鍼孝標膏肓矣晉王為太子授右千牛即帝位妃為后而瑀寢親寵頻遷尚衣奉御檢校左翊衛鷹揚郎將感末疾不呼醫曰天若假吾餘年因得為道階矣后聞責謂曰爾亡國後不安小官而高為怪語罪不測瑀復治疾良已拜內史侍郎數言事忤旨稍見忌帝至鴈門為突厥所圍瑀謀曰夷俗可賀敦與兵馬事況義成公主以帝女為之若走一介使鑿喻宜不戰而解又眾商陛下已平突厥方復事遼東故息不肯戰願下詔赦高麗

專討突厥則人自奮矣帝從之既而主詭辭謂突厥果解圍去然帝素意伐遼又銜瑀以謀搆其機謂群臣曰突厥何能為瑀乘未解時乃紿恐我遂出瑀為河池郡守部有鈔賊萬人吏不制瑀募勇敢士擊降之悉捐貲畜賜有功又擊走薛舉衆數萬高祖入京師招之摯郡自歸授光祿大夫封宋國公拜民部尚書秦王領右元帥攻洛陽署瑀府司馬武德元年遷內史令帝委以樞筦內外百務悉關決或引升御榻呼曰蕭郎瑀自力孜孜抑過繩違無所憚上便宜每見納用手詔曰得公言社稷所賴朕既寶之故賜黃金一函公其勿辭是歲州置七職秦王為雍州牧以瑀為州都督詔管下中書未即行帝讓其稽瑀曰隋季內史詔敕多違舛百司不知所承今朝廷初基所以安危者繫號令比承一詔必覆審使先後不謬始得下此所以稽留也帝曰若爾朕何憂乎初瑀關內

田宅悉賜勳家至是還給之瑀盡以分宗族獨留廟室奉祠王世充平進尚書右僕射七年以熒惑犯右執法避位不許久之遷左僕射貞觀初房玄齡杜如晦新得君事任稍分瑀不能無少望乘罅切詆辭旨疏躁太宗怒廢于家俄拜特進太子少師復為左僕射實封六百戶帝問瑀朕欲長保社稷奈何瑀曰三代有天下所以能長久者類封建諸侯以為藩屏秦置守令二世而絕漢分王子弟享國四百年魏晉廢之亡不旋踵此封建之有明效也帝納之始議封建坐與陳叔達忿爭御前不恭免歲餘起為晉州都督入拜太常卿遷御史大夫參預朝政瑀論議明辯然不能容人短意或偏駁不通而向法深房玄齡魏徵溫彥博頗裁正之其言多黜瑀益不平會玄齡等小過失瑀即痛劾不報由是自失罷為太子少傅加特進復為太常卿拜河南道巡省大使九年復參預政

事帝嘗曰武德季太上皇有廢立議顧朕挾不賞之功於昆弟弗見容瑀於爾時不可以利休死懼社稷臣也因賜詩曰疾風知勁草版蕩識誠臣又曰公守道耿介古無以過然善惡大明或有時而失瑀頓首謝曰既蒙教又許以忠亮雖死日猶生年也魏徵曰臣有逆衆持法主怒之以公孤特守節主怒之以介昔聞其言乃今見之使瑀不遇陛下庸能自保邪晉王爲皇太子拜太子太保同中書門下三品帝曰三師以德導太子者也禮不尊則無所取法乃詔師入謁太子出門迎拜師荅拜每門讓乃入師坐然後坐書前後著名稱惶恐瑀素貴但中狹每燕見輒言玄齡輩朋黨盜權若膠固然特未反耳帝曰知臣莫若君朕雖不明寧頓情臧否因爲瑀曉解瑀以帝有所偏信帝積久亦不平瑀好浮屠法間請捨家爲桑門帝許之矣復奏自度不能爲又足疾不入謁帝曰瑀

豈不得其所邪乃詔奪爵下除商州刺史未幾復其封加特進卒年七十四遺命斂以單衣無十日詔贈司空荊州都督陪葬昭陵太常謚曰肅帝以其性忌改謚貞褊子銳尚襄城公主爲太常少卿

鈞瑀從子有才譽永徽中累遷諫議大夫弘文館學士左武侯屬盧文操跳堞盜庫財高宗以其職主幹當自盜罪死鈞曰囚罪誠死然恐天下聞謂陛下重貨輕法任喜怒殺人帝曰真諫議也詔原死太常工爲宮人通訊遺詔殺之且附律鈞言禁當有漸雖附律工不應死帝曰如姬竊符朕以爲戒今不濫工死然喜得忠言卽宥工徙遠裔終太子率更令子瓘爲渝州長史居母喪以毀卒鈞兄子嗣業少從煬帝后入突厥貞觀九年歸以其知虜曲折詔領突厥衆擢累鴻臚卿兼單于都護府長史調露中突厥叛嗣業

與戰敗績高宗責曰我不殺薛仁貴郭待封故使爾至此然爾門與我家有雅舊故貸死乃流桂州

嵩瓘子貌偉秀美須髯始娶會稽賀晦女僚壻陸象先宰相子時爲洛陽尉已有名士爭往交而嵩汨汨未仕人不之異夏榮者善相謂象先曰君後十年貴冠人臣然不若蕭郎位高年艾舉門蕃熾時人不許神龍元年始調洛州參軍事桓彥範爲刺史待以異禮河北黜陟使姜師度表爲判官開元初擢中書舍人時崔琳王丘齊澣皆有名以嵩少術學不以輩行許也獨姚崇稱其遠到歷宋州刺史遷尚書左丞十四年以兵部尚書領朔方節度使既赴軍有詔供帳餞定鼎門外玄宗賦詩勞行會吐蕃大將悉諾邏恭祿及燭龍莽布支陷瓜州執刺史田元獻回紇又殺涼州守將王君奭河隴大震帝擇堪任邊者徙嵩河西節度使判涼州事封蘭

陵縣子嵩表裴寬郭虛已牛仙客置幕府以建康軍使張守珪爲瓜州刺史完樹陁場懷保邊人於時悉諾邏恭祿威懾諸部吐蕃倚其健噬邊嵩乃縱反間示疑端贊普果誅之使悉末明攻瓜州守珪拒甚力虜引卻會鄯州都督張志亮破賊青海西嵩又遣副將杜賓客率強弩四千與吐蕃戰祁連城下自晨鬪迄晡乃大潰斬一將虜哭震山谷露布至帝大悅授嵩同中書門下三品又官一子恩顧第一十七年進兼中書令自張說罷宰相令缺四年嵩得之然嘗遙領河西節度在公慎密人莫見其際子衡尚新昌公主嵩妻入謁帝呼爲親家儀物貴甚俄封徐國公初裴光廷與嵩數不協光廷卒帝委嵩擇相嵩推韓休及休同位峭正不相假至校曲直帝前嵩慙乞骸骨帝慰之曰朕未厭卿何庸去乎嵩伏曰臣待罪宰相爵位既極幸陛下未厭得以乞身有如厭臣首領且

不保。又安得自遂。因流涕。帝爲改容曰。卿言切矣。朕未能決第歸。夕當有詔。俄遣高力士。詔嵩曰。朕將爾畱。而君臣誼。當有始有卒者。乃授尚書右丞相。與休皆罷。是日。荊州進黃甘。帝以紫粉包賜之。擢子華給事中。久之。進太子太師。而幽州節度使張守珪。坐賂中人牛仙童得罪。李林甫素忌嵩。因言。嵩嘗以城南墅。遺仙童。貶青州刺史。尋復拜太子太師。固請老。見許。嵩退脩蔣園區。優游自怡。家饒財。而華爲工部侍郎。衡以尚主。位三品。就養。年踰八十。士艷其榮。天寶八載卒。贈開府儀同三司。

華謹重方雅。有家法。嗣爵。天寶末。爲兵部侍郎。祿山亂。陷賊。逼守魏州。郭子儀攻安慶緒於相州。華間道奉表。欲舉魏以應。爲賊所執。會崔光遠得魏州。破械出之。魏人德華庇免。爭來詣光遠。乞畱有詔。卽授刺史。思明反。子儀懼復失華。乃表崔光遠代之。而召置

軍中。相州兵潰。華還朝。猶以汙賊降。試祕書少監。稍遷尚書右丞。擢河中晉絳節度使。上元初。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輔國用事。求宰相。華拒之。輔國怨。會肅宗大漸。矯詔罷華爲禮部尚書。引元載以代。方代宗諒闇。載助輔國。貶華爲峽州司馬。卒。二子恒悟。

復字履初。衡子。生戚里。嫺從豪汰。以服御輿馬相夸。復常衣垢弊。居一室。學自力。非名士。夙儒不與游。以清操顯。華每歎曰。此子當興吾宗。推主蔭爲宮門郎。廣德中。歲大饑。家百口不自振。議鬻昭應野。宰相王縉欲得之。使弟紘說曰。以君才宜在左右。胡不以墅奉丞相。取右職。復曰。鬻先人墅以濟孀單。吾何用美官。使門內餒且寒乎。縉憾之。由是廢數歲。乃歷歙池二州刺史。治狀應條。遷湖南觀察使。改同州刺史。歲歉。州有京畿觀察使儲粟。復輒發以貸。

人有司劾治詔削階停刺史或弔之復曰苟利於人胡責之辭久  
乃拜兵部侍郎普王爲襄漢元帥進復戶部尚書統軍長史舊制  
謂行軍長史德宗以復父諱更之未行扈狩奉天帝惡庫監欲西  
如鳳翔依張鎰復曰鳳翔乃泚舊兵今泚悖亂當有同惡者雖鎰  
臣畏不免帝曰朕業行留一日以驗爾言俄而鎰爲李楚琳所害  
於是拜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嘗言艱難以來始用宦  
者監軍權望太重是曹正可委宮掖事兵要政機叵使參領帝不  
聽又言陛下厥初清明自揚炎盧杞放命穢盛德播越及茲今阽  
于危當懲又前敗因述君臣大端即自言若使臣依阿偷免不敢  
當宰相祀對上或諂諛阿匿復厲言杞詞不正帝色貽謂左右曰  
復慢我因詔復充山南江淮湖南嶺南等道宣撫安慰使興元初  
進門下侍郎初淮南陳少游左附李希烈而張鎰判官韋臯殺邠

隴叛卒不應楚琳復還執政建言陛下反正功臣已貴矣唯甄善  
汰惡爲未明少游位將相首臣賊臯名淺官下獨挺挺抗忠如以  
臯代少游則天下瞭然知逆順之理帝許之復出中官馬欽緒揖  
宰相劉從一附耳語既而從一密諭復曰有詔與公議向所奏不  
欲李勉盧翰聞知復曰堯舜有僉曰之言朝廷大事尚當謀及公  
卿如勉等非其人當罷去既曰宰相而謀議可獨避之乎今與公  
行此或可第恐寢以生常政由是敝從一以聞帝不悅復辭疾上  
政事許之弟升尚郃國大長公主肅宗女也升早卒主以姦蠱事  
再得罪廢諸子悉逐醜地女爲皇太子妃太子請離婚帝銜曩忤  
故復坐是檢校太子左庶子廢居饒州貞元四年卒年五十七復  
望閎高華厲名節不通狎流俗及爲相臨事嚴方數咈帝意故居  
位亟解然性孝友既貶晏然口未嘗言所累復子湛湛子寘咸通

中位宰相無顯功史逸其傳

俛字思謙，恒子。貞元中及進士第，又以賢良方正對策，異等拜右拾遺。元和六年，召爲翰林學士。凡三年，進制誥，會張仲方以李吉甫數調發疲天下，訾其謚，憲宗怒，逐仲方，而俛坐與善，奪學士。下除大僕少卿。皇甫鏘薦爲御史中丞，鏘與令狐楚皆善俛，兩人同輔政，數稱其善，故帝待俛厚。襲徐國公穆宗立，逐鏘，議所以代者，楚薦之，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門下侍郎，吐蕃寇涇州，調兵護邊，帝因問兵法，有必勝乎？俛曰：兵凶器，聖人不得已用之，故武不可玩，玩則無震，夫以仁討不仁，以義討不義，先招懷後掩襲，故有不殺厲，不禽二毛，不犯田稼，其救人如免水火，此必勝術也。若乃以小不忍，輕任干戈，師曲而敵怨，非徒不勝，又將自危。是以聖王慎於兵，帝重其言，嘗詔俛撰王承宗先銘，俛奏承宗

比不臣，迷而後復，臣不忍稱道其先，又辭成當有餉謝，拒之，則非朝廷撫納意，受之。臣誼不當取，帝善而止。令狐楚罷執政，西川節度使王播賂權，幸求宰相，俛劾播纖佞，不可污台宰，帝不許。自請罷冀，有感寤，帝亦不省。俄罷爲尚書左僕射，用播爲鹽鐵使，後卒。相俛自謂輔政淺，固辭僕射，換吏部尚書，又避選事，徙兵部，移病求分司，不許。授太子少保，爲同州刺史，復以少保分司東都，性簡，繫以聲利，爲汙疾，邪太甚，孤特一槩，故輕去位，無所藉。文宗卽位，召授少師，稱疾力不拜，乃還左僕射，許致仕。莊恪太子時，議選舊德保輔東宮，復以少師召，輒上還制書，堅辭，卽遷太子太傅。優詔褒尚，開成初，弟俛爲楚州刺史，召見，帝曰：俛先帝賢宰相，筋力未衰，可一來爾。善道朕意，乃以詔書，并絹三百，因俛致之。俛終不起，以壽卒。母韋賢明，治家嚴，俛雖宰相，侍左右，始褐衣時，居喪哀毀，



既老家於洛歲時賓客請謝以爲煩乃舍濟源墅自放山野優游窮年然其居位頗介謹持法重名器狹於用人每除吏常憂不稱鮮有簡拔穆宗初兩河底定俛與段文昌當國謂四方無虞遂議太平事以爲武不可黷勸帝偃革尚文乃密詔天下鎮兵十之歲限一爲逃死不補謂之銷兵既而籍卒連亡無生業曹聚山林間爲盜賊會朱克融王廷湊亂燕趙一日悉收用之朝廷調兵不充乃召募市人烏合戰輒北遂復失河朔矣

贊曰俛議銷兵寧不野哉當此時河朔雖摯地還天子而悍卒頑夫開口仰食者故在彼皆不能自返於本業者也又朱克融等客長安餓且死不得一官而俛未有以措置便欲去兵使羣臣失職一日叫呼其從如市幽魏相誕復爲賊淵可謂見豪末而不察與薪矣宰相非其人禍可既乎

倣字思道悟子太和中擢進士第除累給事中宣宗力治喜直言嘗以李璡爲嶺南節度使使者已賜節而倣封還詔書帝方作樂不暇命使遣優工趨出追之未及璡所而還後以封敕脫誤法當罰侍講學士孔溫裕曰給事中駁奏爲朝廷論得失與有司奏事不類不應罰詔可令狐綯用李琢經略安南琢以暴沓免俄起爲壽州團練使倣劾奏琢無所回時推其直自集賢學士拜嶺南節度使南方珍賄叢夥不以入門家人病取槁梅於廚以和劑倣知趣市還之咸通初爲左散騎常侍懿宗怠政事喜佛道引桑門入禁中爲禱祠事數幸佛廬廣施予倣諫以爲天竺法割愛取滅非帝王所尚慕今筆梵言口佛音不若懲謬賞濫罰振殃祈福况佛者可以悟取不可以相求帝雖昏縱猶嘉歎其言後官數遷拜義成軍節度使滑州瀕河累歲水壞西北防倣徙其流遠去樹隄自

固人得以安。以兵部尚書再判度支。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再遷司空。蘭陵縣侯。時天下盜起。宦人持兵柄。倣以鯁正爲權近所忌。卒年八十一。子廩。字富侯。第進士。遷尚書郎。倣領南海解官。往侍爲人。退約少合。南海多穀。紙倣敕諸子。繕補殘書。廩諫曰。州距京師且萬里。書成不可露。齋必貯以囊。笥貪者伺望。得無意。改嫌乎。倣曰。善。吾思不及此。乃止。廣明初。以諫議大夫知制誥。請厲止夜行。以備賊謀。出太倉粟賤估。以濟貧民。俄遷京兆尹。田令孜養子有罪亡。擊捕吏繫獄。請救。踵門。廩不納。杖殺之。內外畏讐。令孜拒黃巢。以廩爲糧料使。辭疾。貶賀州司戶。參軍事。會襄王竊據鞏。族逃河朔。鎮冀節度使王鎔厚禮之。光化中。以給事中召。不至卒。

邁字得聖。賓子。咸通中。擢進士第。辟節度府。入朝。拜右拾遺。與韋

保衡聯第。而邁姿寓秀偉。氣孤峻。嘗慕李德裕爲人。保衡才下。諸儒靳薄之。不甚齒。獨呼邁太尉。保衡憾焉。於是保衡已爲相。撫邁罪。繇起居舍人。斥播州司馬。道三峽。方迫。畏不瞑。若有人謂曰。公無恐。予爲公呵禦。邁怍悟。俄謁白帝祠。見帝貌。類向所睹。異之。未幾。保衡死。召爲禮部員外郎。乾符中。累擢戶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僖宗入蜀。以兵部判度支。次緜州。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始王鐸主貢舉。而得邁。及是。與鐸並位。鐸年老。嘗入對。殿中。邁掖起之。帝喜曰。邁善事長大臣。和予之幸也。邁曰。不止以長。乃鐸門生。帝笑曰。鐸選士。朕選宰相。卿無負我。邁頓首謝。從還京師。累拜司空。封楚國公。邁負大節。以王佐自任。旣當國。風采峭整。天子器之。時藩鎮多興於盜賊。橫放莫能制。權綱漶弛。支詳在徐州。引散騎常侍李損子疑吉爲佐。會牙將時溥逐詳。而取節度。溥爲饗。幹所

毒不死或讒疑吉爲詳報仇者溥怒殺之損時在朝溥卽上言損連謀請并誅田令孜受溥金劾損付御史獄中丞盧渥傳成其罪御史王華嫉惡甚表損不知狀令孜請移神策獄華不奉詔奏言損近臣法當死卽死獨不宜取辱於宦人手邁卽時叩延英爭曰疑吉以冤就屠已不可言損與子音問不接且數暮安得謂同謀哉溥恃功壞天子法請案近臣卑侮王室有無將之萌今損可無罪誅禍且及臣輩帝寤止免官當此時令孜持禁軍權寵可炙公卿無不附順唯邁未嘗少下後令孜取安邑池鹽給衛軍王重榮固爭乃徙重榮它鎮不受詔令孜以兵討之重榮引沙陀拒王師王師敗逐而西帝驚幸鳳翔諸節度共劾令孜生事離間大臣邁素惡之與裴澈計共召朱玫於邠玫起邠兵五千奉迎與沙陀等連和令孜迫帝幸陳倉夜出百官不及從玫怒令孜并望帝不諒

其心謂邁曰上奔播六年中原之人與賊肝髓流野得復宗廟遺老殘民聞輿馬音流涕相歡上曾不念以諸侯勤王功爲敕使之寵今姦臣爲國產怨我奉命而來返以爲脅君羣臣報國極矣戰力殫矣尚能垂頭塌翅求生於黃門哉喪君有君公其圖之邁曰上無負天下顧爲令孜掣制每言必涕數行下陳倉之行又劫於兵公誠有憂王室意宜還藩奉表請天子復國策無宜此玫曰諸王才可任天下者不乏邁曰人非伊霍欲爲禍首未或利也玫退曰我擇一王爲帝違者斬尚何事乃立嗣襄王煜而召邁作冊邁苦辭致更委鄭昌圖滋恨邁及還長安使昌圖相煜罷邁爲太子太保移疾不出方其弟遠爲永樂令往從之帝還宮宰相孔緯與邁雅隙乃劾嘗爲僞臣卽賜死其所實光啓三年邁見柄任凡五朞行完而材逢世多故召復臣以濟亂身汗僞署不得其死人爲

哀之

定字梅臣，瑀曾孫，以蔭起家。陝州參軍事，金城丞。莅事清挺，選補黜陟使。裴遵慶表為判官，還調壽年主簿。歷左右司郎中，為元載所惡，外遷。袁潤等六州刺史大曆中有司，差天下刺史治最定。與常州蕭復、豪州張鎰為第一，而劭桑稼均賦稅，業徠游口。在鎰復右遷戶部侍郎、太常卿。朱泚反，詭姓名為張誕，匿里中，與蔣沈不浼于賊。事平，擢太子少師。卒，年七十七，贈太子太師。贊曰：梁蕭氏興江左，實有功在民，厥終無大惡，以寢微而亡。故餘祉及其後裔，自瑀逮邁，凡八葉，宰相名德相望，與唐盛衰，世家之盛古未有也。

蕭瑀列傳第二十六

終

唐書一百一

唐書一百一

安政第五仲夏朱批一校

俗事中夏長

